



静觀齋集
射

書啓

~16
2428
3



和
2428
9-3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七

啓十三首

慶置乖當引避啓 丙申獻納時

持平郭齊華新自下土來目見災異之慘民生之困
乃以恐懼修省之意仰陳於避辭之中而其意以為
修理之舉實非其時安後稷後時之論大為公議所
非敢以所見略陳其失而既有誓謝 息命之咎且
以難居言責之意措辭引避故茲敢循例請出矣特
遞之 命出於意外臣不勝瞿然之至嗚呼天災之
慘未有甚於近日非有征戰之興瀉疫之行而西南



民命之死於災異者今已千有餘人矣以至狂風所震聖廟頽覆天火所及野穀焚燒未知殿下有何獲戾於皇天而致此無前之譴告也仁愛天心想必欲大警動我殿下而朝家舉措未聞有一事之或可以弭天災恤民隱者上下晏然少無驚動之意不審近日廟堂之上朝夕講定者果是何事耶臣竊憫焉災異之降慘烈若此則此誠殿下夙夜儆懼責躬省愆之時而避殿撤樂諉之文具推刷修理仍舊而行園陵展謁雖出奉先之誠郊野騁騫實非敬天之舉况馳御高阜露坐觀兵無益於講武之道有

違於應災之方傾城士女皆已知殿下之必有此舉而大臣三司初既不知為何事既知之後又不過却坐觀光而已以此言之則其日殿下之過舉鉅有大於此者亦必皆嘿嘿而退坐矣言念及此豈不寒心今此大內修理初出於萬不得已而遇災之後則姑令停役徐待明春實合於修省之道而權格之論則後稷以苟且之辭先自沮之齊華之言則殿下以自遜之語拈出而特遶臣恐自此以後臺閣之上遂無匡救之言也臣既有此處置乖當之失又犯妄陳所懷之罪以此以彼俱難冒居請命遞斥臣職

請罷前後判決事金汝鈺李應著啓丁酉司諫

近來紀綱解弛公不勝私詞訟之間亦未免有人言
識者之寒心久矣頃者武人趙世輔與前叅議金振
之家有奴婢相訟之事前後該院堂上非不知曲直
所在而或拘於形勢知非誤決或牽於私情延拖規
避事極可駭人言藉藉前前判決事金汝鈺既決此
訟之後言於士夫間曰某訟立落之際果為形勢所
拘未免誤為決給雖云有些可執之端實為平生之
愧恨至以此等語發之於備局之坐前判決事李應
著則知其彼此是非之明白而私情所牽不忍即決

敢生謀避之計終至於遞職而後已身為法官豈容
如是請前後判決事金汝鈺李應著並命罷職本訟
令該院從速明正決折後曲者依律科罪

請推青平尉沈益顯啓

近來諸官家奴子輩橫恣之弊日以益甚誠極可駭
青平尉沈益顯家奴子於年前率其同類突入於古
尹具仁陞之行廊稱以內人抄選勒奪仁陞家奴良
妻之方孕者仍自刼奸為妻其時聞之者莫不痛惋
青平尉沈益顯必無獨不得聞之理而厥後至今未
聞有治其奴還其女之舉其任家奴之縱恣至於此

青觀錄卷之二
極豈不大可寒心哉。勲戚宰臣之家尚且白晝攔入作挈如此，則閭閻橫行之狀從可知矣。請青平尉沈益顯從重推考其家奴，令攸司查覈，推囚依律科罪。

請令麟坪大君夫人移寓啓

伏聞麟坪大君夫人有移寓之事，出避於前。參議金震標之家云：其間形勢必出於萬不得已，而雖尋常士夫尚不可駭迫，督出况震標故相臣昇平府院君金瑩之孫也。瑩是元勳大臣，至於配享廟庭，則朝家待之之道與他人自別。前日駙馬家雖有出閣

時入接之舉，而此則乃其家空闕之時，且非私自勒借之比也。今則震標方在其家，而曰有此舉，蒼皇出避，至使大臣祠宇不得妥妥於本家，而漂泊於閭閻間。凡在聽聞，殊極未安。若是大君在京之時，則必無如此之事也。請令大君家更為探問，空闕無故之家從速移寓。

論事引避啓

差官之來出於不意，郊迎節目之未即講定，其勢固然而。王候未寧，誠難動駕，則或遣朝臣通曉此意，縱未見許，猶不失體。而廟堂之請送微末一舌官

請 卷之二十一
將辭乞寢已極苟且既送之後則為舌官者所當反
覆開諭必期動聽而了無周旋之力只得操縱之語
不復苦爭旋即馳還接伴使金素亦不能措辭善諭
以回彼意且未及一一啓聞遂致 乘輿急出事多
倉皇百僚顛倒不成朝列此則丙丁以後所未有之
事也貽辱國家莫此為甚臣等悲憤之極直欲死而
無知也茲以其時下送譯官徐孝男為先拿問接伴
使金素待差官渡江令該府科罪之意欲為論啓茲
簡同僚則皆書謹悉而長官獨以明坐更議為答即
以似無更議之意又送簡往復而終未歸一此論之

今日始發亦已晚矣有何明坐更議之事也臣等竊
未曉其意之所在也無非臣等見輕之致也請遞臣
等之職

請 召還贊善宋浚吉啓 戊戌應教時

贊善宋浚吉欲越歲首往省先壠得蒙 恩由昨已
出城而臣等伏見 備忘之教始知浚吉此行仍有
歸計其在同朝之心亦莫不缺然而自 上既已特
遣史官追往敦諭辭旨懇惻令人感泣伏想浚吉亦
或仰體 聖意寢其初計而第念浚吉當初上來只
欲一謝 恩命而 大小朝眷遇之隆迥出尋常浚

吉由是感激未忍便決遲回京洛已過數朔早晚一
退雖是素計而曾聞浚吉必欲面辭 天陛從容乞
退矣今於省掃之行遽有長往之志則想於其間必
有不得已之形勢此則臣等亦不敢知而頃者憲臣
疏未有山林蘊蓄之德豈無展布之具而 殿下責
任何止於一二冊子莫許省密之與聞等語浚吉得
聞此疏語深不自安於心云賢士進退固不宜容易
則今茲決退之舉雖不可謂專出於此抑恐因此而
益無久留之意也此後勸留之道伏想 聖上必不
待臣等之言已加 睿念而臣等區區之意則今若

又降 溫旨勉以進退之義至以雖欲決去豈可不
一番面辭之意懇懇更諭益示丁寧之色則浚吉之
歸計雖或已決亦豈不感動情然即回避心也臣等
且聞自前公行之路由廣州者曾無出待官供之規
去今於浚吉之行雖有給馬之 命而本府若依前
規不為出待則累日留住之際事涉埋沒恐非 聖
上待賢以禮之道亦宜特令本道監司申飭本府使
之官供以示朝家禮遇之意而泯然陳割慮欠詳悉
茲敢仰請面對矣伏承書啓之 命倉卒構呈未盡
所懷只增惶恐之至

請推前忠清監司徐必遠啓執義時

忠清監司徐必遠以道內書院及鄉賢祠宇之弊至於馳啓大槩近來此弊八道同然固宜有變通之道必遠之不避衆謗欲為變通者不無所見而其中勿論賜額書院一切罷其保奴充定軍役一款則殊涉未妥朝廷既已賜額而罷其保奴則非但無以守護欽崇之義顧安在哉至於不稟朝廷創立書院則論以濫祠之說雖出於一時矯弊之意而未免為恃慢之歸不可以措語之失而置之請前忠清監司徐必遠推考

請還收世龍妻放還之 命啓

世龍妻罪犯實關宗社不可以聖上一時之私情有所饒貸臣等於昨日據法論執自上以不允為批臣等竊惑焉今者聖上新遭慘怛之喪有此懇惻之教以聖上憐怛懇惻之至情宜無所不至不暇計較之教尤令人感動而第念世龍妻當初身犯凶逆之狀已盡昭著則此實天地神人之所不容固難一刻假息於覆載之間而其時聖上既已屈法而伸恩只令流竄待以不死曲加保全則終始處變之聖德可謂至矣盡矣雖因近日悲慟之懷有

此故還之 命其在羣下之道豈可一辭將順亦不計較於其間有若尋常罪犯者然哉况其前後作妖惑衆之狀尤極凶慘決不可置之都下密邇宮掖王法至嚴不得請則不止請亟還收喬桐罪人放還之命

請還收大君家親祭之 命嚴旨後引避啓臣於昨日伏見答本府啓辭之 批則辭旨極嚴至以徒取制君之名為 教為人臣子負此罪名則誠不可一日舉顏於朝列臣慙悚震悸之極直欲鑽地以入也今此大君家 親臨致祭之舉實由於 聖

上久益傷慟不能自抑而第念禮制有節亦不可徃情而直行三臨之禮不行於世久矣臣誠愚昧雖未知三代以來行此禮者有幾而試據我朝五禮儀而言之則王子公翁主之喪只於成服後一番 臨吊者乃是國家一定之制而此禮之亦不得行者且已久矣當初五禮儀參定之時豈不知古有三臨之制而此等節目曾不講定者誠以古今異宜實不可一遵古禮而然也况親祭臣喪一款則不但五禮儀之所不舉論亦無明文於儀禮中設有後世帝王行之於一時者而元非定禮其不可取法也明矣曾在列

聖之朝或遭天倫之感而三臨親祭之儀皆莫之行
者豈不以重祖宗之定制而抑一己之私慟乎以此
論之則 聖上之必欲親祭者將伸一己之私慟也
臣等之必欲爭執者恐違 祖宗之定制也觸暑勞
動 玉體易傷群下之心固切區區之慮而臣之妄
意今者 親祭之舉既無古制之可做且非我 朝
之常禮則在 聖上之道固宜遵守 先王之制執
法之官亦當據禮論列而已既知此禮之決不可直
行則未必有勞動 玉體之事日氣之炎熱似不當
先論故不揆愚僭率爾陳啓而措語未瑩致有無前

之 嚴旨兢惶愧慙誠不知置身之所臣以無似累
忝言地動輒妄發尚道重譴不意今者又論一事誠
未格天反承無識制君之 批無非臣平日無狀不
見信於 君父之致實臣自取尚誰咎哉昨因日暮
今始來避所失尤大請亟命鐫削臣職

御史時啓

臣於十一月初九日祇受封書粵三日入本道之境
今月二十日廉訪纔畢廉訪實狀當於復命後詳陳
於書啓中而尤甚被災九邑中萬頃沃溝金堤龍安
咸悅臨陂等七邑受災尤酷蓋益山礪山兩邑則或

有山野相錯之處故不至如萬頃等七邑之甚而萬頃等七邑皆是野邑也四面廣野全無掛鏹之處極目數百里之地盡為枯草之田七邑之民幾盡流散十室九空人烟將絕雖或有若干保存之氓歲翻之後則亦皆有繼散之形遑遑汲汲莫保朝夕亦立飢凍處處號哭景象愁慘令人墜淚臣行過此境食不下咽者屢日若於此際不有別樣變通是即朝廷使數萬生靈陷之水火之中而不思拯救之道也到此地頭則雖國穀軍餉俱不暇計古人之矯制發倉良以此也况臣入侍 筵席親承矜恤之教奉命南來

自覩此狀而只事廉訪嘿嘿而還則是即臣又膠守常規立視其死而不救也列邑飢餓之民亦何知聖上特遣臣廉問曲加軫念之盛意乎臣竊不自量妄效古事茲欲於還朝之路親詣受災尤酷萬頃等七邑招聚飢民發其官倉若其全無所儲之邑則或移傍郡之粟毋論某穀除出若干石分給升斗之米先救朝夕之急仍將德意親欲宣布而歲律將窮新春已迫分賑之舉一日為急故勢難等待回下未免擅自先行係是規外極涉僭越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又

萬頃等各邑飢民舉將繼散故臣不得已發倉賑救仍布德意之狀一邊陳啓待罪而第念臣所分給者不過以外斗之穀先救七邑飢民朝夕之急而已若於此後不思繼賑之道則既散之民恐無還集之期保存餘氓亦必有相繼流移之患矣蓋災邑一應賦役盡許蠲免至於惟正常供亦賜特減則在朝廷矜恤之道既已至矣盡矣若干餘氓之尚今保存者亦莫非朝廷盡減貢賦之致而此後賑救之策都在於道臣臣與監司徐必遠未及相見未知必遠有何別

樣料理而臣於廉訪時聞諸列邑則必遠盡心荒政以巡營之本許令糶穀以為新春賑恤之用云其至誠拮据之狀誠極可嘉道內之人莫不稱頌但慮其數不多必不能大有所惠救臣於在京時伏聞因大臣建白有統營穀二萬石運致京江歇價作木之命此雖非白給之比而亦一目前救急之良策也今此災邑中扶安羣山倉即統營舡運所經之處臣之妄意則自朝廷移粟救飢固無內外之殊或以統營穀運致京江者先移於此或令統營加運二三萬石之穀使之來泊於羣山倉近處視若白給從歇定價作

青島府志卷之七
木民間采直自賤則保存餘氓庶可以換貿資賴既
散之民亦不無因此還集之望此在國家固無大損
而於饑民實有大益即今拯救之策一日為急謹此
為先馳啓請令廟堂從速稟行俾使列邑饑民得免
填壑之患

又

道向被災十八邑獄囚中不無輕囚之久繫者臣既
奉命南來德意是宣則似不必拘於常規故茲敢於
還朝之路所經各邑則仰體 聖上欽恤之至意依
遣近侍故輕繫之例臣親詣各邑獄門啓下罪人及

大段重囚外毋論各衙門所囚臣皆直為查放布諭
聖意俾無饑民經年滯囚之患而其餘列邑輕囚亦
即一一查放之意移關於本道監司處矣敢此馳啓

復

命後陳沿路聞見啓

十四條○已亥

臣以大同便否遍問列邑則臣之所經皆是沿海大
同方行之邑而沿海之中亦不無嶺上嶺下毀譽之
各異蓋嶺上嶺下沿海之邑固有曾前賦役輕重之
別矣嶺上則與湖西接界慣聞大同之便今行此法
於引領願行之餘故嶺上各邑民情則莫不喜躍而
嶺下曾前出賦之後固輕於嶺上今此一結十三斗

之一時並出元非所願無識愚氓則只以時未見效之故多有疑慮之心各邑許多窒碍之事雖不可一毛舉而其中疑慮之大者大同船價定式其數若少或無私船應募之人則其勢必未免各自其官加捧於八結以補其價不足之數此則嶺下各邑民情之疑慮者也又有通嶺上嶺下皆有疑慮之心者即烟戶雜役必倍於前日也蓋大同行法之後各邑守令若能一遵定式果無一升米一尺布之別徵於民間者則誠是便民之良法孰不喜悅而但各邑官中種種細瑣雜役之不入於大同磨鍊者亦非一二次

同既行之後則各邑守令不敢下手於八結必以種種細瑣之雜役私自出定於烟戶矣所謂烟戶則稱以兩班者皆不入於其中大同之前則凡干大小之役必以結數多寡分輕重出定大同之後則烟戶之民獨當雜役雖百結之民其所應雜役與全無一結者輕重無別而稱以兩班者則又不入於此中以此言之則貪殘之民必當偏受其困毋論山郡海邑莫不以此疑慮此則其勢或然似當有變通之道矣船價之弊則嶺下最遠之邑與嶺上邑船運道里一倍遼遠大同折價之時若無別樣加定之舉應募之無

人誠不足恠此則自本廳亦必分等定價而嶺下各
邑則計其遠近別為加定然後可無前頭各邑私自
加捧之弊烟戶雜役之弊尤不可無摘發禁斷之事
若以大同設行之後如有一升米一尺布之稱以雜
役出定於烟戶者則論以重律之意別作事目嚴飭
各邑而時或特遣繡衣詳加廉問若有現露者則即
加重律以為懲一厲百之地則庶或無各邑守令稱
以烟戶私自出定之弊矣

笠岩山城軍餉之穀都數今至三萬餘石而每年分
半留庫其餘以還上分給於傍近十六邑計耗還徵
雖曰傍近而十六邑中或有遠在數日程之外者如
此凶歉之時則固不可言而雖是稍稔之歲其男負
女戴輸納山城之際各邑民人之呼冤罔有紀極此
實湖南之一巨弊也逐年分給計耗還徵則穀數漸
多民怨漸深此後雖不能全減其耗一石耗一斗五
升內或減其半則可除輸納時一分之弊係是保障
軍餉固不敢直為請減而此外亦必有別樣善處之
道下詢本道監司處以為變通之地似為宜當矣
道內各邑皆有監營牛贖木雖未知創設於何時而
蓋欲嚴屠牛之禁有此徵贖之舉而流弊已久漸成

靜齋集卷五
十一
痼弊不思當初本意惟以督徵為事毋論各邑屠牛
之有無自營門逐朔例捧贖木十二疋故各邑中雖
無犯禁者不敢違拒營門之令不得已徵捧於各面
都將又各徵於其面之民中間操縱濫徵之弊罔有
紀極民之呼冤莫此為甚監司徐必遠到界之後即
令限明年特減民蒙大惠道內之人莫不稱頌而若
無永罷此規之舉則必有日後依前更徵之患此後
則若令自營門頻頻嚴加申飭俾無各邑屠牛犯禁
之患而永罷勒捧贖木之規則可除各邑民間呼冤
之弊矣

道內沿海各邑皆有松禁蓋當初本意慮有斫伐船
材之患而設故左右兩水營主之使其各邑各鎮浦
逐朔稟報徵捧贖木各邑各鎮浦不得已別定山直
以為禁伐摘葭之地而雖有多伐船材者若賂山直
則得免徵贖朔末稟報之時若未得犯禁之人則例
以偶取条松者稱以棺材勒令徵贖其間山直之操
縱貧民之呼冤不言可想此後則令兩水營亦宜頻
頻嚴飭於各官或遣軍官摘奸俾無斫伐船材之患
而革罷勒令徵贖之舉則可除各官山直之弊矣
丙申年水操敗船之後沿海各邑能檣軍未及充定

者其數尚多若無變通之舉則沒數充定其勢未易
本道監營有募船及募軍懸錄收稅之規所謂募船
則以道內各衙門無所屬之船稱以募船別為置簿
分大中小收稅所謂募軍則以規避雜役之民亦為
置簿各收稅木一延規避雜役之民利其稅歆自願
入屬者其數甚多而各邑則以其監營所屬之故不
敢下手監營募船則雖未即革罷募軍則分給於沿
海各官使之充定於能擢軍關額之代則自無監營
無名收稅之規可除各邑能擢軍關額未充定之弊
矣

會寧鎮在於長興地極南海中三面皆海一面連陸
連陸之處有古城遺址故司僕寺依此設場自數年
前放馬於其中鎮下士卒輩耕食田畝皆在場內羣
馬蹂踐盡為荒棄之地故士卒輩既失耕食之處益
無資生之路相繼流移本鎮將空士卒輩老幼男女
泣訴於臣臣親審其形勢則牧場與本鎮決不可並
設於一處本鎮則今不可猝移於他處臣聞錦城等
地不無牧場可合空閑之島云若令司僕寺詳加訪
問移設牧場則可無士卒呼冤之弊矣
道內莞島即黃腸木船材木所在之處此迺國家禁

地自古無士大夫設庄島內之時矣近曰禁令不嚴有識士大夫之家亦多公然冒禁設庄於島內者曰緣侵占有若空閑之地本島所屬各邑守令等或恟於威勢或拘於顏情目覩其弊不敢禁斷事極寒心令本道監司別定差使負一一摘奸犯禁之人依法科罪設庄之處一切禁斷則可除此後冒禁侵占之弊矣

各道兵水營以下各鎮浦番軍代立之規已成痼弊今難猝革而臣庶訪時聞諸村間則其中本道兵使金邊於番軍收布徵捧之時加其升尺之數貧寒之

卒莫不呼冤係是軍情並此仰陳自朝廷似當有施罰痛禁之舉矣

黃原監牧官柳志和稱以本場屯民等所訴創開無前之規名之曰官廳木大同木所屬各屯內十斗落種之地各捧細木各一疋而下人輩又從而居中作弊各屯屯民等呼訴於臣臣欲知其虛實捉致監牧官隨陪下人刑推詰問則不敢欺隱即以果有是事納招自服其托稱本場屯民所訴濫徵無名之木且令下輩任意作弊之狀誠極可駭似不可無懲厲之道矣

大小公行於品馬之外不敢濫騎驛馬者其法至嚴而近來國綱解弛人不畏法道內堂下別星之行責立驛馬之數或至八九匹之多至於監兵水營軍官私行時營吏輩上下番時憑藉營門號令公然責立驛馬各驛恣於營門之勢不敢違拒驛路之凋弊未必不由於此事極無據此後則以大小別星之行只給其品馬監兵水營軍官營吏輩私行時不得責立驛馬如有依前犯法者則摘發重治之意自該曹申飭于監兵水營及各驛使之惕念舉行似為宜當矣道內各邑寺奴婢及新推刷奴婢等身貢之木以實

五升三十五尺收捧迺是事目恒式而近日有司贍寺及戶曹主人輩搜納點退之舉必以七八升四十餘尺上納始許准捧故本官與都會官非不知有違定式貧民呼冤之弊而若依事目以五升三十五尺收捧上送則例未免點退還來故不得已必以七八升四十餘尺收捧上送回各司主人輩中間弄奸之舉致有各邑貧殘寺奴婢等呼冤之弊事極可痛令該司各別嚴飭一依事目必以五升三十五尺為定式而毋得擅加其升尺之數則可除主人輩弄奸點退之弊矣

成均館奴婢收貢時自本館定送差奴故奴婢處人馬下來之數多至百餘稱以馱價加徵木匹奴婢等疲於供饋若經兵火此亦貧民之一大弊也似不可不痛加禁斷此後則本館奴婢等貢木令各邑收捧直為上納設或自本館下送差奴定其人馬之數俾無差奴輩任意橫恣徵責貧民之弊似當矣

靈光波市坪即進上魚物捉魚所也本無兵營所屬船隻而自兵營稱以將士支供公然勒徵魚物於波市坪監考輩事極無據故前自戶曹再度行關於本道使之禁斷而兵營聽若不聞尚今勒徵臣聞此弊

亦即設關於兵使處而若無自朝廷啓下嚴禁之舉則必無革罷之理宜令該曹更為行關使之痛禁矣道內扶安地有蠟島此逆成均館折受之處自本館下送差奴收稅收稅之際作弊萬端自頃年欲矯其弊以自本官收稅別定色吏直為上送定為恒規矣色吏輸納之際本館下吏輩中間操縱刀登之弊又同有紀極收稅木疋之數逐年漸加初年則只不過二三同而丁酉年所納之數至於十六同之多上年則以丁酉年稅木木品謂之麓短而勒定三十同貧殘色吏萬無備納之路盡賣田宅猶未能充數至有

典當其子者云云臣聞此弊不勝驚駭還朝時推見本館行移則勒定三十同之說果為的實而行移至稱傳旨內辭緣尤極可駭此必是下吏輩弄奸官貪不察之致令本館摘發重治痛革此弊似為宜當矣

各道監司之職生觀風察俗之責元非恒留一邑之任而本道監司頃年以來兼尹本府故不無撻察之事且其久不出巡之時則僻遠各邑雖至不滿途歸有終不一巡之時僻遠各邑之民設有訴寃之事若不親到營下則無由仰暴於道主之前故道內之人

稱之曰全州監司顧名思義殊無觀察之意露冕巡宣之道夫豈若此臣之妄意此後則以春秋兩度出巡定為恒規而必須簡其所率以除支供之弊兩度出巡時及還營時並即啓聞以為定例似當矣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七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八

書

答白軒李相國

景輿○癸卯

喪禮備要杖期註既曰嫡孫父卒祖在為母疑亦蒙
祖在為祖母更詳之蓋沙溪先生與諸賢講定此儀
時亦未能斷為定論以俟來哲之意也第以三禮諸
書互相參考以意推之則亦有可議者父在為母暮
是千古不易之典而宋朝遵武氏輕壞聖典之制仍
而不改故朱子家禮亦仍時王之制而喪禮備要中
始以朱子後來定論依禮經為正著為定制古禮無

貳尊之義始大明於世矣父在為母暮是儀禮經文而朱子既仍時王之制亦闕之於家禮則祖在為母一節之不載於家禮似無足怪朱子既曰父在為母暮非是薄於母只為尊在其父不可復尊在母去則承重之嫡孫亦尊在祖而今乃以祖不厭孫而復尊在母伏未知於承重不貳尊之義何如耶備要註中所謂疑亦蒙祖在為祖母去者似或以此也未知如何既承下問闕然不對非禮也茲不得不強其所不知仰塞俯詢之盛意死罪死罪

答外兄永安尉

洪公柱元○丙午

嶺儒之疏始此得見立言造意雖極巧險而略見其一篇主意則似是全不知禮意者之所做出也節節外馳無一依據若使知者見之只堪一笑館學諸儒雖云無從事於禮家者亦何難於痛下此疏耶第於禮家說設令真有所見以此形迹固不可為此況此所見皆不過臆說元非師受者則尤何可自信而為此又况以弟而攻善道之論則其誰謂之公論耶勤教至此其必欲扶正道闢淫辭之至意可謂盛矣弟則終有所不敢承命者初丈諸人豈不好為之耶左台屢有教而亦曾以此仰對耳

答永安兄

嶺疏事項日 筵中說話則左台詳細書送久令兄弟亦有所報故略聞其槩而泮儒之疏玉堂之劄尚未得見矣蒙此投示倍覺慰豁未知此兩作果是誰製而非但可痛辨處不得十分明白說破至其主意措語顯有全歸重於時制國制者如此則雖果有益於一時取勝而恐非尤文本意兩司之啓亦如此故自 上榜示中外之教亦以此為辭自 上批辭則宜或如此而若於陳辨之疏全以此為重則彼輩必有無限說話極可歎也

答永安兄 已酉

祝文事第亦嘗疑之蓋既不得設行於神主奉安之處又闕祝文則若無所憑依之教誠極是矣况禮家別無紙牒無祝之語此處前日紙牒時不讀祝者亦非必參考禮說而酌定者也若不先告事由於家廟則宗孫雖進叅直以其名書填於祝文亦不無難便者今若依同春所示而為之則似好矣大槩禮家既無紙牒無祝之語只云先降後叅而已則似有其意此處已行之前例亦不必為準明日成姪進去時當令先告於家廟耳

上宋同春 浚吉○戊戌

拜違光霽倏已數月每憶曩時函文陪從之樂恍然若屬塵事憧憧一念只勞夢想耳即伏惟清和令監靜中調候萬安伏慕不已頃日伏覩令監辭疏奉讀再三令人聳嘆而縷縷 批辭反覆丁寧有若家人父子雖使傍人見之自不覺感涕之橫流伏想令監其何以為心耶前者行旆出城後數日侍生入侍晝筵自 上下問於侍生曰贊善行時想必往見親知間臨別之語果有不負予之意耶侍生以其時實狀仰對且陳沃川宋令文上來遲速亦未可期之意則

上曰贊善豈負予哉豈負予哉宋某則尚未有辭章想或有待日暖登程之意予日望之予待兩某如是至誠兩某亦豈棄我哉懇惻之教至今在耳其側席虛待之 聖念久而采篤而令監疏本忽有重入脩門不可期之語則自 上悵缺之極若有所失諄諄不已於 批辭中者實出於藹然之盛意如非鐵心石腸豈不感動于中也當初令監榻前上達之辭與侍生路傍立別之教分明如昨寤寐不忘惟祈令監為道益重善加將攝念眷遇之重思進退之宜不待秋涼幡然登程上無負大小朝前後慇懃之托下以

副侍生等今日區區之望不勝幸甚經春鎖直一味吟病未遇歸使尚闕一書尋常耿結而已茲因公營之便謹此憑候起居臨紙恣恣草此不宣

荅宋同春 庚子

下示劄草再三誦玩不能釋手而侍生於此等事全所昧昧况此莫重莫大之禮何敢有所輕議乎第既蒙下詢亦不敢嘿無一言以孤盛意茲陳淺見極涉僭妄無任悚仄之至許掌憲之此疏非偶然猝發於今日也當初所定之制若果大違於禮經則惟當改之之不暇固不可有所持難稽之古禮然以國典若

無明白誤定之事則亦何可因此而遽以為失也竊觀許意則全以父為長子下疏中所謂第一子死則取適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之語為大段可據而以傳下疏中體而不正立庶子為後之庶子為妾子也今此劄中所陳段段攻破洞快無餘雖以繼統為重以兄繼弟以叔繼姪者豈可皆服三年之語亦甚正當若於此三節皆未見許議之為是則當初所定之無失從可知矣劄中辭意平穩詳盡固無所可議而但於其中臣亦不敢別生他論八字似若全歸之於大臣者然若以臣意亦然故與之相議定

以暮服之意改為措語則如何 貞熹王后之於
睿宗大王之喪恰如今日事而其時之果行三年之
制未知有可證文字耶若無可證文字則設有或者
之云云如是援據為言未知如何 文定王后時服
制請考實錄一款既無見行之實而徒有疑慮未定
之意若於至有以為當服斬衰者之下直以未敢遽
變前見之意善為措語其下即云今者掌令許穆云
云則如何耶

答宋同春

下示議草奉讀再三深感俯詢之盛意而侍生於此

等事素所昧昧何敢容喙於其間耶第以儀禮考之
則以大功三等布之最重者七升為衰裳而不練實
合於圖式以卒哭後冠受其衰之意絞帶之改以練
布亦可旁照類推而知之大槩近來俗禮之於練日
只去衰負版而仍用舊服不惟大違於古禮亦非家
禮本意其膠固卑陋誠如議中所陳今若一依所獻
之意快正俗禮之失則豈但今日御服得正之為幸
而已也但儀禮圖解則是揚信齋復之所作而議中
以為黃勉齋所著未知勉齋於儀禮續解之外又有
圖解耶宋內翰昨日入來而似聞 睿宗大王小祥

青巖齋集卷之八
之後不但 貞熹王后之除服以光陵三年已過之
故百官並皆釋衰從吉只留衰服至大祥始除云伏
未知此言果然耶果若如此則當時從言之舉雖不
可知而今日服朞之制似無可疑紛紜之說自此可
息耶兩先生書一冊頃伏聞下教覓來於副學處而
見之仍與副學有書往復而其中若天子諸侯雖非
正體既已承宗廟為社稷主則父母之為之也斬齊
三年可知也此一節最可為今日云云者之所援證
而高峯之所謂可知也三字似只是類推以知之別
無儀禮外可據經文况退溪先生之答金而精書有

然 有不止朞年之理云則退溪先生之意亦非以
高峯三年之說盡以為是也然則高峯此論亦不可
為今日之斷案耳宋內翰書啓草想必有膽來者伏
乞下示如何方有灼艾之苦草此仰復悚甚悚甚

上宋同春

自聞大監之去國忽忽如有所失仰屋深念夜不能
寐此豈但以區區私姻不任悵缺而然也為公朝為
士林實欲痛哭而不得也權䟽忽上竟不得掩其心
跡世間萬事無所不有痛嘆奈何伏想大監亦必悔
平日之曾未透破耳自出權䟽一邊論議稍稍有救

善道者以朴承宣世城事天怒遽震前後嚴批大駭
瞻聽此實 嗣位後第一過舉也伏未知更有甚人
可以救得此耶竊恐尹權此事終必為國家士林它
日無窮之憂似非一時華宗浪戰之比豈意新化清
明之初乃見如許景色耶道之消長天也非人奈何
奈何敬慕殿練日只隔數宵如割之痛若在天崩之
初伏想行禮縣庭尤何以為懷耶

荅宋同春

前後別紙謹已仰悉權之心跡盡露於其疏下示中
所謂不過重彼之罪云者果是彼之本情而至於惜

僕之去四字則彼之本情恐不必如此也至於日撻
而求不得之教尤不敢奉以為必然也洛下諸公之
見豈有太過之理也六監與彼素相親厚故猶不免
有些顧憐欲護底意在大監之道雖不害為如此而
彼之疏語亦非尋常之比則侍生妄意竊以為不失
親故之訓恐於此處用不得也如何如何尹鑄為人
則侍生於前日雖未能必信其為君子而猶以為不
無可取之處今事之後始知其人之至此也侍生於
向者送書於渠歷問論禮主意之無據及前後所為
心跡難掩處縷縷數百語又責以私抵書於李承宣

勸以必反其正而及承下詢之後只以數語矇矓仰對陰主其說陽避其名之為無狀且問鼓動海尹初有其疏出入相門後有其劄之謗仍以更不欲通問訊之意結之渠之所答頗張皇而多有不成說話處當初許正之有疏渠之愆惠之狀則渠亦不敢自掩曰兩宋所定之制不可昭示來世故果與之徃復云矇矓獻議一欵渠乃多費葛藤而終又語窮不得不以執事之責之也殆是也敢不受而為罪等語為答渠之前後所為乃若此雖不可斷以為其心之慘一如海尹而立幟彼論鼓動愆惠之罪渠烏得免乎此

則渠雖有喙三尺亦必不能自解耳既承大監再度丁寧之問謹此畢陳愚見伏乞覽後付丙

答宋同春

別紙下示辭意丁寧不啻面譏三復誦玩洒然若玃寒門而濯清風自不覺沈痾之盡祛耳侍生伏枕半年藥裹為伴全無所業徒廢光陰有時反顧只自憐悼而已向者家兄所遭尚今悻慄難狀豈料人心世道之險惡乃至此極耶事之曲折詳在於朝報中伏想大監必已下悉茲不更煩而若非 聖明曲燭實狀昭示無餘則自不免仍陷於罔測之地矣此豈但

家兄一身死亦難洗之辱也前頭臺閣所為每若如此則竊恐國不為國而人不能措其手足此豈非大可寒心處也然我本無失靈臺泰然則外至醜辱有何所損君子自處之道只不過遵昔賢無卜自修之訓而已未知如何如何近者上侯未寧屢度受針足部瘡處雖非大段而前日眼患時有復發之漸云此間羣下之憂當復如何伏想大監身在山林久隔問安之班遠外馳慮尤當倍百況於進退之節亦未知其一向歛退之為可倘於秋後幡然還朝下以伸大監慕戀之忱上以副聖上虛佇之意則此恐是

從容平順底道理伏未知大監素計果如何講定耶迺相之喪久益慟但當此新政之初大監與尤丈次第去朝完爺迺老先後捐世上下中外之心若無所憑依羣情到此益望大監之再起耳李參議令丈之疏時未聞其處分如何而如此大更張例未免見阻於當路自古而然今何望其獨不然耶深恐李丈亦將無久意於朝也餘萬惟祝對時為道如衛不宣

上宋同春 癸卯

永寧殿廟制侍生愚妄之意常以為天子諸侯之制雖各不同而我國既非同姓內諸侯之比况稱祖稱

宗之號已不免有犯僭之嫌則何必於太廟獨拘諸侯之制致令始祖之尊處一隅未安之地如朱子之所云又况賈疏中有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之語而其下不言太公以上五廟之其後所處則亦似可疑我朝永寧殿雖非古禮而祖宗朝以恭靖以下祧主藏其夾室者必有意義則到今改建正殿十間一體並享决知其未安盖即今廟制若復都宮之古制一變千古之謬則此是莫大之盛舉其次則依朱子所定以穆祖為太廟之第一室可也其次則以恭靖以下祧主依

先王祧主藏於世室之制移奉於太廟之夾室可也此皆難行則莫若依前仍奉於永寧夾室而稍加恢拓俾不至於狹窄難容可也苟能如此則猶有古之以子孫祧主上藏於始祖夾室之遺意諸侯雖以始封之君為始祖而既奉穆祖於別廟則雖非都宮內始祖廟之比而猶是我朝始祖之廟也實有古制之可做而行之者今若外此四者必欲以恭靖以下祧主一體並享於正殿則必非祖宗朝初立四祖別廟及以祧主藏其夾室之意侍生敢以此意不揆愚妄率爾構疏以呈侍生非識禮之人也不敢

張大其辭說只陳其本意而既出於倉卒且不欲明
言竭論故疏中文字不能明白多有踈漏未瑩處且
不無錯引誤證之語旋覺其謬至今追愧今者永寧
之役既命退定而添建仍舊尚未的定伏未知侍
生愚淺之見果是大悖義理而朝議之必欲改朔並
享者合於禮意耶侍生於近者得見諸小說所記則
世宗大王三年辛丑禮曹啓曰宋紹熙五年詔建四
祖殿於太廟之西奉祀主僖順翼宣四祖神主歲令
禮官薦獻今我穆祖大王當遷乞依此制建別廟
於宗廟之西殿號永寧何如奉教敬依初太祖建

國既立宗廟又置啓聖殿以奉先王及太祖昇
遐魂殿號曰仁昭後改為文昭太宗原廟號曰廣孝
殿各在都中後世宗議于羣臣卜地於宮城之內
建寢殿仍號文昭云此是東閣雜記所載也以此見
之則永寧殿之只為四祖廟而非並享羣祀之廟者
明矣恭靖祀主毀遷之日不藏於太廟之夾室必
藏於永寧夾室者雖無明白可據之文而以意推之
則必是以穆祖為始祖故也何以知其然也宣祖
朝壬辰後改建宗廟時宣祖大王欲復古制大臣
執不可遂依前制議者惜之此是芝峯類說所載也

其時象材以禮判書問古之廟制於沙溪先生先生
答書略言古之都宮之制仍曰若從古制則永寧殿
當廢而我朝太祖非后稷之尊朱子所以必欲以
僖祖為東向之位正為此也此亦在先生遺稿中以
此見之則其時雖因大臣之執不可未能便復古制
而恭靖以下祧主初若以奉安之無所苟且姑藏
於永寧夾室則當此改建永寧之時何不並建正殿
一體奉安而乃又依前只建四間之制仍又以祧主
奉安於夾室耶於此亦可見祖宗朝深意之有在
此待生之所以必以改建正殿十間並享羣祧之主

為斷然未安而亦必非祖宗之意者也蓋本朝廟
制天子諸侯古今之禮互相錯雜故實無的指可證
之文朱子語類中答孫從之云僖祖有廟則其下子
孫當祧者實於東西夾室於理為順云此所謂有廟
者雖不可謂一如永寧而亦足為永寧此制之證未
知如何

答宋同春

別紙廟制事開示之勤若是縷縷况若親承面誨於
函丈之間仰感不棄之盛意無以為喻自有此廟議
以後待生愚妄之見實如前書所陳而初豈敢有論

禮陳疏之意也一日聞都監堂上於翌朝請對更稟
仍將撤毀舊廟侍生妄意既毀舊廟之後則悔之無
及如知其非不可不汲汲救正故遂以並享正殿誠
無可據莫若遵守 祖宗舊制依前仍奉稍近古制
之意率爾構疏往在永安兄家趁其夕寫呈既未及
詳檢書冊又未能與諸公商確事出倉卒失於忙急
以致疏中文字多有踈漏錯誤處追愧不已諸侯之
無二宗侍生亦非不知而當初永寧修改之制榻前
講定時自 上以為我朝太廟之制隨其位數而添
建則今於永寧豈有獨不得添建正殿之理也故侍

生欲明太廟與永寧其制不同之意而疏中雖以此
只建五廟之下不言我朝之制以祖功宗德或為世
室而直云祖功宗德或為世室則不在五廟數中者
此則直以諸侯古制為如此也下語之際更不分別
滾合為說追覺其謬至今愧悚侍生前書中所謂疏
中文字不能明白有踈漏未瑩云者正謂此也蓋我
朝之 太宗以下五世室固非古制而至於永寧則
雖亦非古制 世宗大王既做宋制建此四祖之廟
則此是四祖之廟非並享羣祀主之廟也自漢唐至
宋明又無 太祖以下祀主與 太祖以上第一祖

以下四親祧主並享於別廟正殿之例則今之議者必欲以恭靖以下祧主並享於永寧正殿者其無所據可知也其時上意及朝議不在於大段變通以求至正之道只欲因其修改並初正殿一體奉安而已侍生之意則古者都宮之制與以穆祖為太廟第一室之制及以恭靖以下祧主移奉於太廟太祖夾室之制皆以為必不可行而只欲因其修改並享正殿則祭以古今之制俱無所據而徒變祖宗之制而已然則莫若遵守祖宗之制依前仍奉於夾室而稍廣其制則猶有古者以子孫祧主上藏

於始祖夾室之意又就永寧而言則翼度桓三祖之主亦當與恭靖以下祧主同藏於穆祖夾室而四祖廟之舊制今難變改穆祖既為永寧之第一室則永寧夾室乃始祖之夾室故也若其所引橫渠諸侯始祖廟之說則禮家固以始祖太祖相互以言而嘗見先儒之說曰喪服傳曰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始祖太祖明文也馬融云諸言祖遠言始祖近言太祖是也又云諸侯以始祖為祧所謂先君之祧是也云而橫渠之言曰守祧先公之遷主於后稷之廟諸侯無祧廟疑亦藏之於始

祖之廟云諸侯始封之君則謂之太祖而今於先公
祧主藏后稷廟之下繼云諸侯無祧廟亦藏於始祖
廟云異姓諸侯既立始封以上四廟而以始封為始
祖藏其四廟遷主於始封之廟則便是以祖考而下
藏於子孫之廟也侍生於此或疑異姓諸侯則始封
之上又自有始祖而橫渠之言亦或並此而言更不
詳究遂引以為證矣追後更見則橫渠之說似只言
同姓諸侯而以始封太祖為始祖而已元非並論異
姓者也侍生之引以為證者似是謬誤故前書所謂
錯引誤證至今追媿云者正謂此也然橫渠此說只

論同姓諸侯若異姓始封以上四親之主既不可下
藏於始封之廟又不可瘞又不可別立廟則未知橫
渠於此當如何為說也漢以後之廟制皆略可考而
知之也漢元帝時韋元成等曰太上孝惠廟皆親盡
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
廟寢園從之東晉時以遷主奉於西儲夾室名之曰
祧以準遠廟唐太宗崩遷弘農府君神主于夾室高
宗崩又遷宣帝神主于夾室其後遷主皆遷于夾室
宋神宗初年以僖祖遷于太廟之西夾室因王安石
之議乃復奉僖祖於太廟寧宗紹熙五年詔別建四

祖殿於太廟大殿之西奉禋主僖順翼宣四祖神主
歲令禮官薦獻皇明洪武元年建德懿熙仁四親廟
於闕左成化二十三年憲宗當祔以德祖視周后稷
百世不遷懿祖當遷始建禮廟於太廟寢殿之後如
古夾室之制而奉藏懿祖神主揚守陳上疏請禋德
祖以太祖為始祖議不見行其後嘉靖年間議復古
之廟制而旋即還罷以此見之則歷代之制雖各不
同而亦未見有太祖以下禋主上與太祖以上第一
祖以下四親禋主並享別廟正殿之例也諸侯之制
固與天子不同以晉邵戢諸侯封君立四親廟親盡

迭毀至封君玄孫之子則封君親盡廟宜毀然以太
祖不毀及清河王懌始封之君權立始祖以備五廟
數滿便毀非禮等說而見之則以本朝 穆祖為太
廟始祖者似有可疑而邵戢諸說固不可為據况其
中皆不言封君以上四親廟遷毀所奉之處若依韋
玄成之說而瘞於園則唐許敬宗所謂萬國宗饗有
所從來一朝埋藏事不允愜之說雖不足援以為證
而既有韓文公之議事非經據不可行也既不可瘞
則不過下藏於始封之夾室或創立別廟而遷之而
已藏於始封之夾室則此乃晉唐見行之制而即是

以祖考神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也若別為立廟則只當如宋朝及我朝永寧之制而此則不但晉范宣已言別立廟宇方之埋瘞頗協情理然事無典故亦不足依云則其為未安一如朱子所云賈疏中既言異姓始封立四親廟而復不言毀遷程朱又極言宋之僖祖為始祖之合禮則我朝之穆祖猶宋之僖祖也雖有天子諸侯之不同而四親別廟之未安則一也既是異姓則似不必拘於同姓之制以此言之則我朝之以穆祖為太廟第一室而翼祖以下祧主藏其夾室百事皆順似無可疑然此是必不見

行之議也論之無益只是依前仍奉恭靖以下祧主於永寧夾室而稍廣其制者非但是祖宗舊制且有稍存古制之意而諸議之曰一時修改之後必欲創出新見以歷代所無之禮遽變祖宗之制者實無意義故侍生不揆愚僭妄陳一疏真是妄發至今愧悚當初陳疏後俞令丈送書請見疏草見後又有書曰頃日榻前只以自上下問之意仰達而已何敢可否於其間哉今觀疏辭恐是得禮之意鄙意亦以為不宜更創十室只就永寧西邊別創東向之室則不悖於古者西夾藏主之義朴弟世采則頃

者來見疏草以為今日議者之論固不是疏中所請亦非極本盡善之論而抑可謂斟酌時宜稍存古意者去蓋此弟之見則一如侍生之意耳

答宋同春

不得以一書仰候起居者今已數月餘矣悠悠馳慕之私何可以筆札形喻也歲律易邁此月又將盡矣伏不審鼎茵益加珍衛否侍生畏寒塊蟄吟病如昨憤憤轉甚更何足仰道向來火色近日稍息不知此後宿疴更不挑起熾烈否天若助宋必無此事只恃蒼蒼者在上耳侍生於疇昔之夜夢陪大鑑與允齋

大鑑入侍 先王於熙政堂中一堂都俞之盛宛如平昔丁寧玉音了了在耳而覺後茫茫惟有涕淚被面伏想大鑑於靜夜山齋瞻天戀闕之時亦必頻有是夢而倍切傷慟也前日回示廟制別紙中下問之意尚未仰對伏想大鑑必以為訝也明儒之以朱夫子以僖祖為始祖之論為不然者此正是揚守陳諸公之言而其時倪岳周弘謨等皆守程朱定論因此揚公之論遂未見行雖未知鄭寒岡之見別有何據而此則既有定論似不當更容他議也頃者南學士九萬以此議亦送長書侍生作一文字而答之此呈

別紙即其荅也伏望大鑑詳賜下覽一一批教也市
南之病近來還劇趙仲初令丈又遭狼狽出麾江海
朝著間景色皆不佳只自仰屋咄歎而已病冗纏縛
不能抽身穩承清誨苦不易期臨書黯然不知所裁
惟祝迓新萬福

上宋同春 乙巳

伏聞大鑑行次入城都人士庶莫不手額相賀上而
傾朝冠蓋下而中外青衿亦莫不奔走趨候之不暇
况以侍生積年馳慕之悃豈不欲即日先候門下躬
執灑掃之後以申區區之私第侍生一自妄作自取

橫逆之後不但為自己一身之辱抑且仰累於兩大
鑑之門即宜屏處田里不當仍滯於輦轂之下而只
緣疾病醫藥尚未免蹲在城裡塊伏僻處實若坐於
針氈其何可出入應接有同無故之人復招當世之
譏點乎是以雖一家親戚之間亦不得任意來往况
此大鑑新造於朝上下顛望拭目清化之時尤何敢
以為世所諱之跡往廁於賓客之列使有外人之議
重為門下之羞且自七八日前重得傷暑感風之症
積敗之中轉輾苦劇雖欲乘昏一進於無客之時暫
展起居之禮於函丈之間而亦未由也茲致至今闕

然漸踰旬朔平生景仰之忱反若行路之人環顧自
省罪負實多令人慚惶怵惕耳昨今蒸熱此酷不審
連侍經筵之餘體候神相萬安雖承授室之命且有
庖廩之繼亦不無齟齬之慮倍切貢慕于中矣侍生
自昔年拜違光霽之後每以尚不得一番躬進承誨
於春堂雙清之間為夙昔之恨况於前秋遠抱絕絃
之慟而無路趨哭仰慰床下南望雪涕日夜隕結而
已豈料今者從者之戾洛已久而侍生之形迹與病
狀如許尚孤一候有負夙昔之心耶世間人事之不
可預料也如此夫復何喻姑先以書仰候起居不宣

荅宋同春

國有大慶大鑑赴召上下中外舉欣欣然皆以為上
繼先王之志復回至治之機者正在今日而不幸
其間又曰慈候未寧久輟講席今則似有勿藥之
慶而久未聞有大鑑賜對之命此必因聖候猶未
快安而然其於顛望之羣情亦不無如草木之將芽
而還螫者矣竊伏觀今日聖志所在治模所定允
於政令措施之間惟以矜持莊重為務全無鼓動振
作底氣象大鑑於前日既以此意拔而藥之於聖
明之前者累矣又不鄙夷侍生而俯與之論此者亦

數矣是以即今治政規模雖與先朝不同而其必
持重審慎於一號一令之出無造次之失者以歲計
之果似有餘此誠繼體守文之良規而然當汲汲危
亾之日必欲一向以此為務則亦恐非隨時制變之
道唐太宗貞觀之治所以比迹周漢者豈真有實德
而致歟只不過鼓動而興起之耳以唐宗而尚然况
今真在躬日新之盛德而加之以鼓動而興起之
則其為治效當如何哉當如何哉以此言之則今此
大鑑疏意誠為今日第一對病之藥石也 聖明於
此果能赫然改圖一變舊規以求維新之化則豈非

東方萬歲之福耶疏中上件則羣下之情憂悶者久
矣而今則既已成例實未有深以為憂者下件則今
日朝廷多有豐亨豫大之舉未聞有憂及於此者今
者大鑑之陳戒痛切若此伏想 聖明亦必惕念加
意以勉將來其為聖學聖治之益何可勝量然竊恐
其終未免為一曝之歸此是區區之私慮者耳

上宋同春

疏批即下辭旨懇惻其惕然警動之意溢於文字之
間不但瞑眩之效捷於影響而已欽仰 聖上虛受
如流之盛德私喜之極自令人通宵不寐其有助於

聖學聖治者誠不可勝量太平之基其在是矣此非
侍生阿好贊美之私言實是為公朝出自肝膈之語
耳昨日永安兄來言適拜左台則言大鑑將欲以侍
生姓名一舉於經席云侍生遽聞此語駭惑憾愧實
不知其所以也古語有之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
又重鎮之今者所聞不幸類此伏想大鑑已加默會
夫豈有一毫此意耶此非永兄之誤聞則必左台之
失傳者耳侍生今日所遭非他橫逆之比雖不欲一
一以文字形容而自古當此境界者亦豈無其人也
若非得罪遠去則必自退屏於田里未聞有仍處於

輦轂之下有若不計君上之疑宮戚之怒而晏然
自若者也侍生之尚此蹲滯於城裡者只是病狀如
許拘於醫藥之致每以此為大愧只自杜門伏枕而
已既處城裡雖未免接應賓客酬答書札而積病沉
痼之中形神幻脫不但駭人瞻視而已時或奄奄危
惛若不保朝夕只擬屏人事捐書冊專精神近醫藥
以冀一分之益而亦患其不得如意是以自前屏絕
當世之念分為廢蟄之人者固已久矣矧今遭罹此
境豈復有夢寐意思更可以趨走供世耶苟或有分
外榮進影綬結綬之念則初豈做如此妄作之舉甘

為一世之罪囚他日之禍首以自廢其身而不辭耶
此間此心知者知之當幾千載後之子雲耳倘於此
後賴天之靈得延病喘復起為人更不與長桑氏為
伴則便即出城歸卧田里緘口結舌涵泳 聖化之
中作一蠹魚以送餘生此乃宿昔之至願此外更有
何望也侍生於此誠不忍自欺而欺人况可欺我大
鑑耶天地鬼神實鑑此心不敢片辭有飾若於早晚
弄假成真或有此意外之舉則侍生不過高飛遠走
絕迹城市獨屏於荒閑寂寞之外雖因此全廢醫藥
以致病勢轉劇遂至於死域而亦不敢顧也豈敢以

不可自欺之語乃如是預有所仰達耶侍生於此反
覆更思則大鑑之於侍生愛必欲其生必不為此以
至於如許地頭審矣此必傳聞之誤終以此自安耳
古之君子雖罹達境而講習聖賢之書質疑問難則
未必全廢是以朱夫子亦有不曾上書自下只是講
論義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之語侍生茲欲妄效古
人之意將疾病勢稍間神氣少蘇之時略以前日之
所嘗疑晦而未解者時時仰質一以作愈疾之資一
以開茅塞之心矣今則更不敢頻修記府之問以重
罪戾區區此計亦將左矣益自憐歎而已

上宋同春

別紙所稟適有所疑不敢自隱於大鑑昔鄭公之雲
初未必是知道者至以天命圖仰質於慕退兩先生
而亦不至於大以為罪茲效古人之意因此書俟別
錄仰稟伏未知大鑑亦不大以為罪特賜恕覽哂其
狂率僭妄以散遣近日哀疚之懷也耶悚仄悚仄此
非侍生請問此等語之時也伏乞覽即丙丁也

別紙

大學格致傳之無缺董文靖黃慈溪王魯齋宋潛溪
方正學蔡虛齋王陽明都穆諸公皆有說而我朝陽

村權公於入學圖說中既已辨破董文靖之語中朝
羅整菴欽順亦抵書於陽明力言其非逮至我晦齋
先生著為章句補遺其所更定者與董黃王蔡諸公
之定暗與符合而只以聽訟一節上係經文之末者
與伊川同退栗兩先生於諸說之是非已有定論今
不可更容喙於其間第晦齋先生章句補遺及續或
問中詳言以聽訟一節依伊川所定上係經文之末
以子曰結之之意至援中庸論孟諸書為證者不啻
明白栗谷先生所謂大學經一章朱子則以為孔子
之言晦齋則以為曾子之言若是曾子之言則以子

曰結之宜矣若是孔子之言則不應更稱子曰者是也而退溪先生之答李仲久書曰復古李公略聞先儒有此說而未得見惟以己意取經之物有本末一節為首次之以知止終之以聽訟以為格致之傳且為此更定之故手寫大學章句一通以見序次之改且附以己說云云以此見之則退溪先生所論聽訟一節於答李仲久書中者非晦齋先生本書更定之次序也伏未知此何故也退栗兩先生於晦齋先生此書既有此定論而然於此一節兩先生所論一則與本書相合一則未免相戾伏想退溪先生於此必

不失於照管而然反復參攷終未能解謹此仰稟侍生曾以禮記元本大學及兩程所改定大學與宋元明以至我朝諸先正所論格致傳之圖與說合為上下卷冊子以觀其同異是非之如何非敢有好竒之意此不過舉子類抄之類固不可掛人眼孔然欲呈覽於大鑑座下而病中未及改正其誤字故姑不敢仰呈耳

無極而太極二氣即兩儀五行即四象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即八卦萬物化生全圖

朱子所釋圖義

周子本圖說朱子解

無極而太極圖

無極而太極

本圖諸儒說

太極生二氣即兩儀圖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陰陽長消圖

天地方圓動靜圖

天度圖

日常盈無缺圖

日出入遠近圖

月體常盈無缺圖

月有盈虧圖

星宿經緯圖

風雲雷雨說圖

九州岳瀆朝鮮圖

潮汐圖

各圖諸儒說

太極二氣生五行即四象圖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
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
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質生氣行圖

五行左旋相生右旋相克圖

土旺四季圖

四時成歲圖

一暮生閏圖

各圖諸儒說

太極二氣五行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即八萬物

化生圖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
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
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
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
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

至矣

人與物天命圖

人身圖

心統性情圖

心學圖

物類說圖

以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為六十四卦黑白
圓圖分配天地闔闢日月出入春夏秋冬晦
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小而一日一月
一歲之運大而天地之終始近而人物之生

死遠而古今之世變始終圖

各圖諸儒說及性命異端鬼神諸儒說

侍生曾於太極圖說欲知其要領妄以己意敢分圖

與說為四節而仍於各節本圖本說之下各行其義

附以先儒之所已為圖者所謂行義者即陰陽及所

釋圖義諸說彙分類聚而不敢信其已見且懼其近

於編書不敢作為冊子然此亦不過只自私錄以便

領略者則乃一科儒類抄之類也似不必一向以僭

擬為嫌茲敢列書其目錄仰稟於大鑑座下伏未知

如是衍義之意不至大悖於圖說本旨耶太極形而

青龍齋集卷之六
上之道也道只是理也本圖中太極一圈內面空處
便是道之本體無形之形也此外更無可以為圖者
而陰陽則形而下之器也既涉形器則便可為圖然
則自天地以至日月星辰皆是陰陽以後之器故太
極生二氣以下分節本圖與說以陰陽天地以下各
圖如是分排未知如何本圖中既以乾男坤女之圈
為易之八卦則其下化生萬物之圈當為易之六十
四卦而但易只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而已且所謂乾男坤女者雖先言人之男女以
立三才之義而其實以陰陽健順之理通人物而言

氣化之始其下萬物化生之圈則乃通人物而言形
化生生變化之理故圖說本解亦不分解然則於此
二圈似不當以人與物分為兩節且易之八卦雖演
而為六十四卦以盡萬物萬事之理而於此牽合分
排於萬物化生之圈似非本圖之意茲敢更不分段
合為一節伏未知此意亦如何如以為大段狂僭且
失本圖之旨則即欲焚碎之不留耳

上宋同春

侍生本以蒙暗寡陋之見識猶必欲探討墳籍以窺
古人之意七年病伏之中此遂成癖以此終老實是

區區之至願而每以上無尊師之誨傍無彊輔之助
為嘆今則病狀如此此計亦恐難成只自憐悼而已
然於塊壘寂寞之中無以遣日神氣稍勝之時則不
得不繙閱書冊平日之所欲質疑於大鑑者每覺紛
紜叢集於中而既不得親自承誨以問目往復又非
調病人所為姑不敢為矣數日前君美令公自泮中
來訪穩叙半日因美令聞泮中方儲渾天儀侍生曾
於渾天說璣衡圖中亦有未能詳解者遂因此費了
一場閑言語仍以必欲一番仰稟之意對話而罷矣
蓋古人雖遭逆境至如此等請問未必廢闕僭妄之

嫌亦有不避者而今則世道之危險如此侍生又是
積謗之叢不知因此又得何據新謗也更乞下覽後
即即付丙或賜還擲幸甚

別紙

書傳璿璣王衡圖中所謂四遊之儀終未能詳解其
命名之義蓋天之運行只云繞地左旋日月星宿亦
隨天以轉而已王蕃渾天本說及諸書所論中雖論
天各異而皆不以天為四遊只周禮註有天地四遊
升降之語而此所謂四遊亦言地之遊轉四方於三
萬里之中非謂天之四遊也而璣衡圖中名其景在

內者曰四遊未知此所謂四遊者指何而言耶以圍
刻度數者觀之則象天之體也若以為指天而言則
天無四遊之義似不可只以其左旋謂之四遊以四
遊之名觀之則稱地之義也若以為指地而言則何
以象天之度數而便以四遊為名耶天雖左旋而亦
自有二十八宿之迴轉四方者天無體指星辰運轉
以為體故仍以此名之曰四遊而已實無關於地之
四遊之義耶抑以其衡與環之東西運轉南北低昂
者比之於地之四遊因此而上窺諸星之迴轉故乃
借地之四遊之義名其上之儀曰四遊耶朱夫子曰

天之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畫則自左
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
復左將朝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
謂天體而實非有體也云無乃以此而謂之四遊耶
天道左旋一日一夜一周天而過一度者既是朱夫
子集象說之定論而又有此晝夜左右旋之語者何
耶既未詳其制又未解其命名之義書傳本註亦不
分曉謹此仰稟

答宋同春

雨中閉戶泔泔伏枕乃於此際伏承大鑑累紙手復

盥手跪讀便覺沉痾盡從毛孔中散去也侍生之妄有所稟者非敢欲與議於茲事只是從前病伏中無以消遣不得不披閱書籍曾見盧蘇齋有大學集錄而多有踈漏處後見張旅軒又有晦齋先生改正大學圖遂以此欲知諸先正議論之如何隨見抄錄矣豈敢有一毫好奇喜異之意也庸學之如此侍生亦豈全然不知最是行而後言者乃後學頂門一針既不能行則固不當妄有所言又况妄議其新奇之異論耶蓋所以抄錄者不過病裡遣閑舉儒類抄之類而所以仰稟者亦未知退粟兩先生所論之各異欲

得回教祛此疑惑而已夫豈有他意哉以此抄錄以此仰稟皆無關於本書本旨反未免為有害於蒙學者亦侍生之所已知而既有所疑不敢有隱於大鑑矣今承反復回教何異親承提誨於函丈間也類聚諸圖如不至於大以為悖妄則只俟早晚病勢少間一番點檢躬進面稟伏計大學格致傳說抄錄者亦當從容呈覽也津中所藏璣衡之制若無激水旋回之法則誠可疑也未知崔學士所校定者如此耶恨不得親見而質疑耳侍生於前後屢承大鑑畏約太過之誨誠是至訓尋常佩服而第此所遭異於他事

常以拘於醫藥尚在城裡為愧以此形迹當此時勢
其所以自處者亦有所不得不爾者耳來便立促胡
草不宣

上宋同春

下送朱書記疑二冊次第奉領從前所嘗疑晦而未
解者今可釋然益感大鑑必欲誘進蒙陋之盛意無
以仰喻侍生曾以退陶先生集中答釋於門人知舊
之以問目仰質者抄出以觀而常恨其太略矣今得
此錄如入龍宮蛟室便覺眾寶之溢眼不但為帳中
秘而已但此錄所釋亦只節要中語則猶不如略其

易而專其難盡解全集之為益廣無漏也伏未知如
何如何大學集覽兩卷既有抄錄又承大鑑下索不
敢終秘謹此仰呈胡雜若此而病中未及改寫又未
及改正其誤字尤不足以仰塵清覽耳後生末學於
朱夫子大學一書固當奉之若神明豈敢妄議新奇
之論以亂心志而朱夫子以前河南兩夫子所改定
者亦自各異朱夫子以後董黃以下諸公所論諸說
亦各不同逮至我晦齋先生又著為章句補遺退栗
兩先生自有定論而栗谷先生亦有以聽訟釋本末
未穩當之語於此亦可見義理之無窮先儒於異端

之書亦或有觀其所以為說之如何者則觀此諸說
參究是非益有以見朱夫子當時取捨更定者至精
至深至審至密後世莫敢擬議而決從其說有若李
仲久之荅退陶先生者亦後學博而約之一道也
非如尹希仲輩妄改本書擅自立說之比而然其抄
而錄之者猶懼其終不免為趨新好奇之歸伏望大
鑑一賜登覽哂其狂妄仍以數行文字書於其後而
箴戒之如何如何先祖考講語及其它數条毋關格
致傳之更定而並此收錄矣刪去似可亦乞下教太
極圖諸圖說類聚者只俟他日呈覽稟裁耳不宣

上宋同春

昏禮親迎也自省徑易行而我國士大夫不肯行久
已成俗先正諸賢亦或有未免隨俗者端相尋常為
訝而近來湖中始行此禮庶幾古禮之復見於今日
也年前長女昏時端相欲行親迎之禮李一卿令公
以婿家亦嘗有此意與之相合遂行此禮其間小小
節目及新婦服色與同牢饌品等事有些從俗降殺
者蓋親迎之義重在於男先女女從男也若其服色
饌品等節亦皆一如古禮則好矣第於其間亦有不
可猝然盡變時制者此則昔賢亦有從其時制之處

故姑先其大者而行之以為次第漸變之地矣今者
端相又将行次女之昏金父之令公即婿家也端相
在城裡則自可如前相議而行之今此出在郊外一
家眷屬亦皆出來昏期不遠勢将行禮於此處雖未
及與父令相議而端相既無入去之勢父令家亦難
出來父令只率其子而來一依俗禮而行之則固可
為之而第端相本意必不欲行俗禮况既行親迎於
長女婚時則到今還行俗禮於次女之婚事極無據
而即今兩家事勢俱適如此此無入去之勢彼亦無
出來之勢矣朱夫子所謂令妻家就近處設一處却

就彼往迎歸館行禮及妻家出至一處婿即就彼迎
歸至家成禮此兩節皆有所難便不可行者伏未知
事勢難便如此則將如何變通耶中國則固勿論以
我國言之兩家或在相距絕遠之地無就近之勢則
未知何以為之朱夫子所謂就近處設一處却就彼
往迎歸館行禮云者其節目當如何聞大鑑曾已行
之云伏乞詳細回教也端相今日所處既變常道居
變常之地則亦不無行權合經之宜兩女婚時各行
兩禮雖似無據而事勢如此姑且屈意此一番則還
行俗禮亦無不可耶伏望特賜反復指教如何

荅宋同春 丙午

纔修一書同封挽幅送於忠監處俾即傳達於座下矣即伏承大鑑累紙手札字字痛涕自不覺繼之以血也亡兄之受知於大鑑與尤齋大鑑雖在中年而其契許之深非尋常士友陽浮慕者之比常自以為方寸相照山河不隔今此下書中所謂相離或遠或近相問或踈或數而一心常如有特榮辱義同痛痒相關者此實亡兄平日心事平日言語而遽此先歸長卧大化之中乃使大鑑以此語慰侍生侍生焚灼之肝腸益覺寸鑿若何而自堪更將何辭而仰對耶

亡兄向來之事固知知者知之公議已定而其前後終始必欲以身當之指天為証以白冤橫者惟我大鑑與尤齋大鑑而已大君子之一言其為世重輕也如此侍生於平日雖不敢以此發之言語形諸文字有若私謝者然而其居常感鏤之次骨當如何哉亡兄於年來不幸嬰疾氣貌髭髮皆變昔日而然其稟賦完厚不比侍生虛孱悴弱之甚雖當違暮之節亦非崦嵫之境方擬收功藥餌還復舊觀豈料今日遽使侍生獨留人世抱此無涯之痛也侍生孤露之後只恃亡兄恩義之隆實同父子平居一室亦不忍暫

離今乃於轉眄之頃奄作千古獨此積病之一身子
子孤立更以何心久於斯世乎有時夢覺天海茫茫
五內盡裂髓淚並枯固知人生夢幻畢竟同歸古人
所謂悲不幾時不悲者無窮期者真是達語非不知
理固如此猶不能自寬奈何奈何每見寡嫂奄奄將
盡諸兒呼擗難支之狀便欲即無此身更不知此而
亦不可得慟哭何言慟哭何言葬地已定於先塋資
命追下於身後觸處摧墮如狂如醉縱使侍生鐵石
為腸幾何其不銷鑠而就盡耶下送乾柿二貼大棗
一斗黃燭一雙一一仰領即依下教燃燭薦果於朝

夕之奠若使死者有知豈不感結於冥冥之中耶諸
兒及渾室上下銘謝痛絕之恫尤難形喻也萬萬非
筆札可既姑此不宣

別紙

侍生於數日前與地師潘好義及一二士友之解形
家言者親往加平先塋卜得葬地仍擇發引及安葬
之日前頭三月及四月兩朔皆是月尅元不用擇日
之規則已若未免擇吉則亦不可仍用五月則太遠
且不無僭逼之嫌萬萬不得已擇日於二月之晦喪
出於正月初一日以日計之則幾滿六十日而以月

計之則有違三月之制此極未安而亦無奈何仍用
此日未知於禮如何雖犯月剋擇用於三四兩月之
內為可耶縱使太遠且有借逼之嫌而退定於五月
為可耶詳細下教

亡兄前夫人葬於先塋之內者已將三十年矣今者
亡兄之葬在於一山內相望之岡若以程張朱諸先
生之言一依禮文而為之則今於亡兄之葬似當以
前夫人遷奉合葬於新穴寡嫂後事則別為一所而
此則有些形勢恐難如此者且今年非前夫人葬地
破舊墳之歲也雖欲一依禮制為之而有不可得也

地中之事不可預知三十年久遠之墓到今遷奉事
極重難而此則有不暇計勢將從俗禮待得破舊墳
吉年移窆前夫人於亡兄墓前虛其一邊以為他日
寡嫂後事之地為三墳品字之形未知此制如何雖
是俗制而亦不害於義理耶侍生家先世兩代亦有
前後兩室而元妃則不但為合窆至於葬在別岡
而繼室則與之同塋而異墓此則似非禮意雖有從
先祖之語恐難遵用伏未知如何亦乞明教
前頭葬日若果仍用於二月二十七日則二十九日
乃返魂至家之日而寒食節祀在於三月初二日其

間只隔一日而栗谷先生有卒哭後則先世墓祭減饌品只以一獻薦行之語今者既行葬禮而猶未卒哭則先世墓祭一款將何以為之雖未行卒哭而亡兄墓祭亦可一依卒哭後墓祭之式而行之耶並乞詳教

上宋同春

早炎此酷伏不審大鑑體候神相萬安區區懸慕之至內而南疏之變外而北查之辱恐是天地間氣數使然不知前頭時事竟將如何仰屋吁歎之極更何云喻侍生杜門田廬倏逢新秋觸境增痛掩淚度日

近者幸得一區林壑於此地紫芝山洞中頗有幽靜之勝方營數椽於溪上以為終焉之所而第書生計拙未易完就且以上無明師之誨傍無彊輔之助為歎何由縮地日承清誨於座下耶每念及此自不覺愴悵興懷耳似聞尤齋大鑑深入菴串絕境書信亦難憑曷勝悵黯適因有荅於持叔令兄草此付候不宣

昨日杆城文印寄兩先生年譜四冊此書一出有若太陽高揭羣昏自廓而第今日紛紜又此繼作不知後世又孰任此責者竊恐自此以至成會之

前更未見陽日進而道日長之時天實為之謂之
何哉謂之何哉病伏丘壑只自吁歎而已

荅宋同春 巳酉

即因永安兄所傳伏奉下書始知允齋大鑑之行昨
已浩然渡江驚愕失圖不知所書儒賢行道之難自
古如此今何獨不然然不料遽至於此天耶人耶奈
何奈何今者大鑑獨自留落之苦豈待下教而知之
也然今日此事元非出於 上意衰薄而然大鑑進
退則恐不可不十分從容以毋孤 聖上落莫倚重
之至意似乎適中伏未知如何如何侍生前後恩命

至此既不至狂易喪性則寧無感激趨謝之意哉只
是漸懈已極尚此委頓半日之程無路自致倘於前
頭真元少復日氣漸暖則必欲忍死登途一謝天陛
以歸耳燈下胡草不能一一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八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九

書

上宋尤齋時烈○庚子

越瞻 寧陵松柏蒼茫回望象魏天日杳邈等語真是實際光景至今思之令人於邑况流序荏苒奄見新歲 弓劍之痛益復如割伏想台監尤何以為懷耶春和漸暢伏未審調攝中起居神相遠脫市朝膠擾之苦復專山林閑靜之味從容涵泳之樂想来興起恨不得致此身於春風座中也向者決退之舉實出於思量爛熟固非衆人之所敢仰議而侍生妄意

終不能無疑於過信而輕動已於其時悉陳愚見今不欲更有所煩贅而前後 聖諭昭示無餘則在台監今日之道似當快釋于中更不掛意仰承 聖旨幡然再起以解上下中外之惑則向來恠說自當雲消而霧散如青天白日豈復有日後無窮之慮哉苟或不然一向撕捱則竊恐此事初或起於白地而因此輾轉醞釀不已畢竟收殺之難有不可形言者未知台監亦果有意於此否台監進退繫道消長必有素講豈待人言而戀德之深敢畢微悃惟台監察其誠而恕其妄焉不宣

上宋尤齋 辛丑

日月易邁又見新歲 敬慕殿再蒼只隔數月臣民如喪之慟若在 天崩之初遠惟台監北望 宸居其尤何以為懷耶新陽載和伏未審靜中道體神相萬福無任懸慕之至侍生病蟄經年日益鹵莽不知畢竟將作何狀人時自點檢愧惧交至摳衣門下以供洒掃之役仰奉明誨少開茅塞者實是區區之願而奈此痼疾在身不能奮飛何戀仰德義只自馳神耳頃者得伏見台監救荒議啓中有語及昔年與侍生入侍先朝時事者恍若密邇威顏更承 天語讀

之未終五內崩裂自不覺失聲痛哭伏想台監亦必
一字一涕悲咽難勝也

上宋允齋

歲行將窮風雪慘慄伏未審靜中起居清勝區區懸
慕之私有倍常日家兄所遭此乃古今所未聞所未
見之醜辱也其設意之巧措語之慘實有所不忍正
視者豈料天壤之間乃有如許人又豈料今日遽見
如許事也誠不意駭機之發乃至於此不惟上累於
清朝抑亦下辱於祖先憤惋之至直欲赴海登山而
無所聞知伏想大監可嘿會此間心事也近聞此事

輾轉連累至及於門下乃有露章之舉云雖在盛德
毫無所損而此心之不安當復如何耶端相自來此
府身安心靜藥餌之暇得以自娛於江山寂寞之濱
活畫仙人之教雖不敢承當而深以不作閑過從不
聞聞是非為愉快也但既無明師之誨且無疆輔之
助茅塞轉深進益無由恐負初心采增憂懼擬於明
春日暖之後因便受由一造門下得侍講席以成宿
願不知化兒能不作魔否也無路趨拜不任悵黯謹
此嵩書仰候惟祝茂膺新社為道加衛

答宋允齋 癸卯

向於秋間伏承大監下復書滿紙辭意鄭重懇摯實
出尋常自顧無似何以得此於大君子耶感載之極
誠難形喻啟後連因君美載通諸令之自南還憑伏
審通來大監道體神相萬安繼又南雲卿令公亦拜
座下而來出示盛製序跋諸作敬置案上盥手跪讀
毋論其眷容大篇寂寥短語皆非秦漢以後文字也
以班馬之辭發伊洛之旨者古無其體於今始見豈
但如入龍宮蛟室目眩而心悸也前書中乃以不似
之虛獎加之於萬萬不肖之身侍生不敢仰承至今
為愧然大監之於侍生既不以皮毛待之則侍生亦

常有隱之於中者終何敢自外於大監之前哉侍生
少而失學長又善病濡染家庭偉窈科第一出宦海
冥行十年迺於戊戌冬間奉使江南駟馳海上於大
冬冰雪之中者首尾半年還朝之後旋得沉痾之疾
委身床褥自分為病巖之人回顧半生將未免為醉
生夢死之鬼忽詠康節先生壯歲若奔馳隨分受官
職所得唯錙銖所喪無紀極之語便覺流汗浹背愧
慙難狀而惟其性質兀魯見識蒙陋終不過膠漆盆
中之人也豈敢以此謂有所透得便欲自處於名利
關頭少歇之地也槩其病根深痼志氣摧落長與藥

曩為伴實無當世之望且念此之古人尚遠強仕之
年而已踐華貫亦非賤分之所安茲欲數年調養收
拾精神賴天之靈得復為人則或因薰沐而鬼使火
效塵露之報於他日亦且未晚故遂不敢汲汲求進
復為文中子之罪人此誠痼疾之使然豈有他意於
其間也然其耿耿一念誠不欲一向暴棄終為小人
之歸而疾病纏縛竟不能自拔於流俗之中尚不得
負笈樞衣於先生長者之門仰奉明教以開茅塞只
自杜門塊處於闌闌之間上無嚴師之誨傍無疆輔
之助憤憤轉甚依然只是舊狀者今已五年于此愧

負初心怵惕不寧者久矣今者大監以辨內外義利
之辨審擇於爵祿之來兩弊俱無留心實地等教虛
加獎褒固知大監此教實出於發其病而藥之非所
以虛獎乃亦不屑教之意也然聖門以下程朱諸先
生於獎引後生或進或退各中其病未聞以不似之
譽加之於不似之人也記昔大監嘗以書責勵於侍
生曰吾輩當屏去華飾只以簞簋道義相期於千載
之下云此固侍生之所不敢當而然其勉勵戒勗之
意則誠可謂不以外而由中侍生每誦此語竊自欣
幸于心矣不意今者虛有此外飾之華獎此與昔日

責勸之意恐有所相爭也况其麴蘖之病根尤難勇
拔夫以高峯奇先生之學問操守且又屢受戒於陶
山而終不能一朝勇改則侍生何人敢曰剗制於此
乎非不欲痛自刻責必拔其根而受病已深尚不免
時時中毒此無非侍生資稟庸下終無遷改之望而
然也有時自省只增慙惕也况其已卯乙巳之喻尤
非侍生之所可仰對者亦恐非今日之所必道者伏
未知如何如何侍生於疇昔之夜夢陪大監與同春
大監入侍 先王於熙政堂中一席都俞之盛宛如
平昔丁寧 王音了了在耳而覺後茫茫惟有涕淚

被面攬衣彷徨幾乎失聲而哭伏想大監於山齋靜
夜亦必頻有此夢而倍切悲慟之懷也侍生於此仍
竊伏念昔我 先王以天縱聖資撫運承基寤寐豪
英思臻至理大監首被曠世之遇始自山林幡然而
起 先王擢置冢宰舉國而聽之大監亦許身擔當
秉國之衡一代諸賢並有彙征之吉將陶鑄挽回朝
夕唐虞之盛此誠東方千載之一時而其風雲契合
之隆直可媲美於伊傅漢唐以下不足論也不幸盛
業未半遽抱 天崩之慟民生無祿天意難謀此豈
但大監痛結於平生抑亦忠臣志士隕淚於千秋者

以此言之則大監之於今日乃是先王顧命之元
臣而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義者實非丁戊以前
靜處林下時之比也大監進退固非衆人所可仰測
况時有否泰道相消長雖不免今姑退閑於雲林湖
海之上而宗國之安危只係於大監一進一退之
間此後自上虛竄委托之至意一如先朝則未
知大監於此亦將一例引退更不欲犯手而做雖有
危亡之急而猶且獨善其身立視不救終不思諸葛
武侯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之義耶頃年大
監下書中有曰山林靜處之樂自是與世相忘者事

寧有受國厚恩係戀君父而可以樂此者乎固知
大監之心本自如此也侍生非不知此時此言只一
無益之空談而天若助宋則庶有此望不知蒼蒼者
竟如何也近者沂台入相而亦恐無救得一半之勢
矣侍生常抱杞人之憂且感前夜之夢茲以愚見漫
此及之伏想大監必一覽而笑其狂僭也惟祝鼎茵
為道為國益加珍衛辭有竭而意不盡臨紙黯然不
宣

答宋尤齋 甲辰

伏惟酷暑滂霖大監體履為國為道益加珍愛區區

馳慕之至向來之事轉輾不已遂成近古所罕有之
風波大貽 君上之累重失士林之望每念疇昔益
切追慕之慟伏想大監亦必默諒此心也侍生曾伏
見朱夫子之語曰一出而遭唐仲友再出而遭林黃
中今又遭此吳禹圭矣豈非天哉侍生於此每歎大
賢之於世亦不免此年來大監之出處進退其與朱
夫子可謂曠世一揆而今大監則不出而又遭此杜
伯其所作恠醜悖又非吳禹圭之比則此誠天實為
之者耶杜伯是侍生半生故舊平日大監亦不至於
必以為無狀底人者也豈料今日乃忽自陷此地耶

自古聖賢未嘗有不遭橫逆者渠自作恠醜悖而已
在我無損而益足以彰大義於天下後世則一時紛
拏何足介介也侍生虛瘁病弱終不堪駭策於內職
經營求外之際得此畿邑便於醫藥雖以為幸而亦
非退伏田間任便養病之比力窮計拙尚未辦此緬
懷古人只自慚悼耳叅軍尊侍還洛之後再次奉晤
趙禹瑞令公之來又得數番穩話恍若親自承誨於
大監座下何由此身奮飛千里躬奉餘教於黃山蘇
堤之間也只自引領馳神而已只祝大監道體對時
益茂姑此不宣

別紙

近來侍生之被人疑謗者不但溢世而已今欲陳其
 致此實狀則涉於親自分疏又欲終始泯嘿則此亦
 近於自外區區之懷茲不得不略摠其萬一也侍生
 累年病廢潛深伏隩允於大小是非與世無関况此
 近日事於侍生兄弟大有所嫌則此固非侍生所敢
 開喙者而然於其間亦不無致謗之由盖當初北伯
 陳疏之後貽書於侍生問其疏語之是非而侍生媿
 不即答矣厥後因閔大受令公累次來訪或至留宿
 侍生始不免破戒與此令略論此事此時受令與侍

生區區之慮只恐此事輾轉或有一毫貽累於大監
 者豈有他意於其間也其時與受令相議姑欲勸止
侍生之欲望大監以劉子羽執旗事偶失照管之意
先即陳疏自列者頃日參軍執侍下去時必已一
仰違故今侍生與北伯乃是故舊而渠乃忽自作恠
不更贊
 自陷醜悖之地豈無一駭一惜之意而然豈以此區
 區故舊之私情乃欲徒為曲護之計不顧事理之曲
 直論議之是非而敢欲專右北伯而反有貳於大監
 耶雖是病狂之人亦不為此也明矣前日北伯之書
 久未答送後因受令備局之便始乃作答大責而歸
 之其書之意槩云設令兄言皆是為賢者諱春秋之

青鶴齋集卷六
大義固不敢如此况兄言節節無識龐悖何敢如是
其所謂三綱云云者尤極駭悖三綱中只云父為子
綱然則母不入於三綱耶若云母係於父則祖父母
獨不係於父母而遂不入於三綱五倫之中耶其所
謂以暮制為斷云者則古禮父在母喪只是暮無心
喪之制然則父在母喪而遺此禍者其可以服制之
暮而出見彼人耶云云而其後趙楷等疏中誤引周
禮調人職允殺人和難會赦或義殺者避讐之語有
若周公之制允於父母以下之讐其避之也本自如
此而至以周公之制尚不令從兄弟之讐隱忍相同

等語為詳一隊論議遂謂大監本意以為今世士大
夫遭此者上自高曾祖下至從兄弟朋友之讐雖仕
於朝而皆不可見彼云侍生於此果不無所疑大監
一言當為舉世之則大監本意果若如此則一世士
大夫之遭此而不避者皆不免為忘讐失禮之歸而
若使此後一一皆請則雖從兄弟朋友之讐在下而
請固無所害而其在朝家必難盡許當許而不許則
非使臣以禮之道若欲盡許則非但勢有所難雖以
事理言之出而仕於朝者與韋布之士不同而於其
從兄弟朋友讐之輕而亦欲舉其國而皆避允於衙

命陪從等處皆欲自請不行雖厚於私義而深恐其
全沒公義一邊此誠不可容易斷定而所謂一隊論
議之云云者亦未知其一皆合於大監之意故侍
生遂以諸書所載及大監既中之語與前日大監所
以自處之道反復參互詳究而後始自以為似得大
監本意之一二槩丙丁以後天地易位我有百世必
報之讐於彼况於其中遭父母之禍者其欲必報之
心充當如何而以匹夫之力既無可報之勢且允禮
經所論雖皆敵怨之讐而敵怨之讐又不可得則惟
當舉其國而皆避以表此常欲必報之心者此於天

理人情自不得不然而實合於禮經所論之意也如
滄洲金尚書諸丈請避不見者此也祖父母之於父
母若謂之無分毫之差則其上曾高祖之遠將無以
漸次推去必謂之雖有分毫之差而便同父母可也
禮所以不言祖父母之讐者即便同父母之意也以
此言之則祖父母之讐亦當與父母同也至於兄弟
則雖與父母祖父母差有所間然既有不反兵之義
則亦似無分別於其間而右相以下侍生等諸人於
前日雖非忘其讐而然也而立朝之後不能詳講於
此只得隨衆而已及至大監疏請不見之後侍生等

諸人又以為清陰先生暨大監與同春草廬諸丈皆不見彼此是堂堂大義撐柱宇宙而大監則又有不反兵之義故因舉此為請而已矣到今思之則侍生前日所思似乎錯謬既覺之後則此後追改亦未為晚然大監於右相以下未曾斥其大悖於禮則大監之本意亦可仰揣而今者乃因杜伯所言之悖謬輒轉過激遂謂大監本意必欲上自高曾下至從兄弟朋友之讐一如父母祖父母之讐皆不可不舉其國而皆避云則侍生終未知果如何也曾高祖則雖不可與從兄弟並論而若是初不立朝之人則雖從兄

弟朋友讐之輕皆不出見可也若已立朝而有從兄弟朋友之讐者遇其當初敵怨之讐則在下請避可也自上許避亦可也至於舉其國而皆欲避而不見如銜命陪從等處皆請避不行則此便是徒伸其私義之輕而全屈公義之重也私義之重處則屈其公義可也而至於私義輕處而全屈公義之重不但形勢之難行其於義理未知其何如也大槩此是大段論議而大鑑一言亦當為訓於世古人之於論禮至有十繼母之語則其於假設論理處雖似迂遠不近者固不害其並論而預講况此上則有曾高祖之讐

下則有從兄弟朋友之讐者其多非如父母祖父母兄弟之讐稀罕之比禮宜皆避而渠自不避則皆不免為忘讐失禮之歸何可以其迺遠而姑置不論耶語類疏說固不可一一據信而語類所記既如彼疏說中又有以父母以下之讐分其復讐之輕重者戊午讜議序五世復讐之語亦出自疏說而疏說曰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乃在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云而朱子於孫曾以下有世數漸遠終是漸輕之語此等所論固不可取証於兄弟以上之讐而至於從兄弟以下則亦可以此參酌折衷有所斟量於其間

也侍生之意不過如斯而已當初金萬均之疏請不見者乃是祖孫之讐而至舉亡父之言為請則其在朝家禮使之道許其不見實合於禮意雖或不許只不許之可也雖從兄弟朋友之讐請避不見則縱不得許固不可罪之况以祖孫之讐舉亡父之言為請而不但不許而已又從而拿問而罪之此則誠極可駭其時政院及臺諫所為豈不大悖義理若此不已則允有私讐於彼者請避不見以表其心之防限又將大壞自歸於都忘其讐甘心事彼之地終必至於淪夷狄入禽獸之域故其時大鑑陳疏之意大為此

懼只欲明此義理以曉上下而仍以大鑑前日所自請者引以為待罪之地而已耳夫豈因此而必欲使上自高曾下至從兄弟朋友之讐而皆不見彼之意也朱夫子於劉共甫之使金亦不斥之以違禮悖理而反許以一死許國則其微意亦可以推知今者大鑑豈以從兄弟以下之輕處並謂之皆不可不避耶所謂一隊論議徒駭北伯遽欲截斷於祖孫之為無識悖理遂以為大鑑之意於高曾從兄弟之下亦皆如此云侍生妄意竊謂大鑑本意恐未必一一如此故遂乃不避自己之嫌略以此意言於一二親舊之

來問者此不過輕以妄揣之淺見欲明大鑑之本意以安士大夫之心而又欲使朝廷無一毫難處之慮而已矣俄聞金友益廉達一宰臣家大言李其右徐而攻尤齋尤齋於其兄禍患時有感恩之事而乃為如此之論云侍生聞甚駭笑侍生與金亦自是少時故舊情義親切故侍生即送書責之曰尤齋若聞此語豈不駭且笑云則渠乃屢送簡多費葛藤必是已見而直以侍生為忘恩背德之歸而反謂大鑑本為此高高過過之論侍生不勝駭笑又作答大責之仍示以侍生本意渠乃到處播說訛以傳訛遂起此謗

至有可笑可駭之疑究厥所由實堪一笑頃者同春大鑑再度送書宋希張於病中亦有書問此致謗曲折而竊想大鑑與同春大鑑必已下悉侍生本意故不欲下說於其間尚不詳復矣今因此便略陳其槩仰惟大鑑若不有疑於侍生必場一一批誨以解愚迷之感幸甚忙急走草語極荒雜尤極悚仄之至

上宋尤齋乙巳

侍生一自妄作自取橫逆之後不但為自己一身之辱抑且仰累於大鑑之門者大矣平生景慕之忱反為貽累之歸尋常怵惕慙慙不能自安以此自去冬

至今日其間大鑑至遭意外喪患而尚未得以一字仰通記府之間者蓋亦竊恐其復溷為世所諱之名姓益有所累於函丈之間故也伏想大鑑亦或俯燭此悃而今者大鑑疏中既舉賤名此後則似無更有餘蘊者侍生何敢一向為嫌有若終始自外者也况於頃者纔蒙以數字俯問於家兄答書中矣茲敢仰修此書略申起居之儀伏未知大鑑不以為罪而或賜恕覽也耶靈泉效祥 聖候快復陳賀頌赦八域歡抃臣民之慶曷可勝喻炎霖此酷伏未審大鑑道體神相萬福區區馳慕之至侍生七年病伏之中常

有不勝其私憂過慮之深者而向時則猶意其一分
可回必欲方便於其間以冀少悟蓋不欲遽棄故舊
必歸之不避之地此豈但為故舊地而人心不如我
心自頃年以來始知初意之齟齬難成漸覺其更無
可待而反有漸深之憂侍生妄意嘗以為國之興喪
道之消長皆判於此此亦不但為大鑑私憂而已况
此年 朝家之禮貌於丘園者及大鑑之不安心事
亦自謂妄有所一二仰揣者而上年大鑑又不得仰
對告 廟之問侍生於此尤有所私自憂慮者竊觀
今日世道人心則深恐醞釀漸深遂至於無可奈何

之地腫未膿而先潰猶或有勝於膿潰而無如之何
者侍生久有此意故年前敢以一書仰問進退固知
其僭率之極而亦不無微意於其間者伏想大鑑尚
或見記耶此間一二親友亦不無知此心者而然侍
生既不在其位時亦未會姑未免默默緘口者有年
蓋侍生獨此深憂者亦出於蟄伏過慮之致大鑑下
書中多事之喻誠是至教而然其一片赤心則可質
神明實不敢以年來病廢仕宦之故遂欲傍觀而越
視蓋病廢仕宦絕望當世故尤可以一言也去年冬
適忝憲職入侍 威顏於大警動求助之時此是

聖上即除後侍生初拜 君父之日而病劇昏眩終不敢進一言而出退而思之則既在其位時亦相會而顧瞻畏忌為保身自安之計得此可言之秋而終不能略陳其夙昔之志以悟 聖意則不但自愧於素心亦何以拜 先王於他日也斷斷此心只恐其上貽 聖德之累下為士林之憂而已夫豈有一毫他意哉只是下無可望故不得不仰恃 聖明而踈籲之也遂敢肆口而言多所妄發草成半夜一燈照心未暇點檢率爾上聞而然其一言一字皆出於寸寸肝膈君臣義重朋友義輕誠不敢顧慮知舊有所

欺隱為私護曲筆之計蓋其妄意自以為不如此將無以上悟 聖意而然猶不能痛陳者多矣其他贅說亦多有有激而發者其必為一世之罪囚與他日之禍首亦豈不知而然若不仰恃 聖上天地之量日月之明則其何敢發此言耶是以其時自 上有褒賞之舉侍生即又陳疏曰言而不行則賞之何益苟行其言而有補 聖德則雖羣疑齊起衆怒交至臣不敢恤云侍生本意只自如此而果致前後諸疏次第迭出羣疑衆怒並起合勢廟堂則斷為錯認臺閣則責以勒定甚至於可知此心者亦疑心迹遂以

侍生為公然用意誣告之人雖內省不疚只當任之
而然竊觀頭勢則不但無益而已區區寸心反恐為
載禍相餉於大鑑門下之歸侍生於此亦安得不以
妄作自處耶其謂侍生於徐令事欲弭前日之謗乃
為此疏去者誠不滿一笑事有大小不翅霄壤則欲
弭前日一時過耳之謗犯此禍福所關至危之機非
狂易之人則必不為也求之於理近乎否耶况侍生
於此論以諸書所論反復參究者久矣若以為只可
先立其大者而已何必致詳於其間自不免為推波
助瀾之歸云爾則固不敢更有所容喙必欲引古証

今為一一可行於時者則膠迷愚妄之見終有些未
能盡合於此間峻激之論者此則只竢他日仰質於
座下祛此蔽惑茲敢據其所見直書於疏中意謂益
惹前日之謗矣豈料其反以此見疑耶當初陳疏時
區區之意專在於平日之必欲一陳者故一時形迹
之嫌皆未暇慮及此實侍生之失也奈何奈何侍生
向來心事及前後曲折伏想大鑑或未能盡燭其實
狀茲敢略陳其梗槩而然其中非言語文字所能形
容者則雖不敢煩諸筆札而亦可以默賜下諒也毋
論侍生心事形迹之如何即今事機如此不知前頭

將至何樣境界也所恃者只蒼蒼在上耳既蒙大鑑
欲作秘文之教而乃敢又此唐突冒候惶恐之至

荅宋允齋

茲者便面伏奉累紙手復其文章偉麗之美固非區
區所敢容議者而辭意之丁寧懇至有踰尋常實若
耳提而面諭一字一句無非出自肝膈者自顧無狀
何以得此於大鑑惓惓期勉之盛意愈往愈深之若
此也感鏤次骨誠不知所以為謝而至其共朝 聖
考之日乃是相見之期云者則讀之未終自不覺涕
淚之滿面而繼之以血也第以 朝廷失此一元城

為教侍生於此不能無愧汗之沾背也劉兗之受業
於涑水之門平生用力只在誠字而又不妄語始遂
以此為世所服寧有妄言若此而上下中外舉疑其
心迹之劉元城耶若其所謂非大智則大愚非大勇
則大迂者誠是侍生頂門上一針也呂子約之以此
自號蓋必有意然則大愚二字豈非侍生今日佩服
之至訓耶倘於此後賴天之靈得保病喘以送餘生
於寬閑寂寞之濱則當以此兩字上法古人自號之
義下體大鑑見誨之意揭其居室以為自勉之地未
知大鑑果能以一篇文字益加箴戒之也耶徐令事

一教既承前秋長書回教侍生亦自以為此心已蒙
大鑑下諒真可謂兩心相照豈復有疑於猶未相悉
耶只是愚淺之見於此間峻激之論終有些未盡合
者故前書中以此為辭而語意未暢致有此教倍切
愧悚侍生疏中不得不並論此令之事者其時大鑑
以此事方在不安待罪之中此實侍生之所詳知而
聖上於當初處分亦果有顯示左右者 聖意所向
道之消長係焉此亦不可不論故自未免以大鑑心
事之不安者並舉前後事以其次序窮本溯源據實
狀而歷論之以及於此而已此實語次文勢之自不

得不僞者也夫豈有一毫意思必欲驅徐令於善道
之地亦豈全以此為大鑑不敢進之一大關而渠乃
並起齊怒視若仇敵海西之疏語意極深不止於狂
雜麓率而已則侍生於此亦無復有舊日之義矣奈
何奈何曾見王文中有心迹之判之語程夫子以為
亂道矣侍生自經向日之事始知文中此語亦必有
見而發也槩侍生於其時徐令事有些嫌疑而自以
為欲陳此疏者斷斷赤心只是恐傷先王之德恐貽
聖明之累非為大鑑慮實是為國家士林憂則此是
大慶也區區嫌疑之迹何足避也遂以此不敢為私

護曲筆取捨彼此之計據其所見及實狀直書前後
之事以致渠憾怒至此而世人之見之者亦以其疏
出於有謗之後更不詳究只因其迹以疑其心此無
非侍生平日無狀不能見信於人之致自訟而已夫
復何喻大鑑疏批尚不下想必因近者 慈候未寧
自 上侍藥憂遑而然也同春大鑑於此事時無別
據陳白之舉伏想必有默自熟講於中者侍生亦不
能無自己之嫌尚不敢仰請非敢自外人事然也未
知前頭果能快副士林顛望企待之意否也一雨蘇
爽新涼乍動伏未審几杖已自孤雲還寓靜所而道

體起居益復神相為安耶侍生積病經夏漸頓極矣
自近日雖似少減而拘於醫藥尚不得遠退田里以
此自愧杜門伏枕全不出入戶庭雖以畏約太過益
見譏於世而所遭如此則其自處之道亦不得不如
此不但病狀之難強而已伏想大監可默會也

上宋尤齋 丙午

今此嶺疏之舉真如武侯營壘實非華宗浪戰之比
不知此事竟將如何也前日下示金說謄草瞥見可
笑更不詳看矣昨還檢看則乃以語類中立宗一款
語出於家禮圖下註說者謂為劉氏坡孫自己之語

乃反以此立幟為証至以劉氏謂與黃勉齋皆親炙
朱子之門云可笑彼只見若世子死則立世子親弟
之語而獨不見若無適子則亦立庶子所謂世子之
同母弟世子是適等語者何也可笑不足言語類中
此下漢世諸王無子國除不是都無子只是無適子
便除其國不知是如何云者亦可有推去以知者而
哲廟云云之語終未能十分分曉伏乞詳細下示所
謂下正猶為庶者直是次適耶乃是繼補小宗之適
耶抑通謂之次適耶未知此語在朱書某篇耶或云
兄弟繼序自分昭穆則服亦漸異當初獻議中八大

君之語未知如何云此則尹金華所不為也亦未知
如何金之此說雖極張皇而一篇首尾只堪一笑不
足卞也嶺儒戴此而出還亦可哀耳劉垓孫劉璋皆
非朱門人未知此是何時人其出處果如何並乞下
示

上宋尤齋

似聞平陽之勝種種奇絕已有溪上縛茅之舉云未
知遂欲以此為武夷陶山之計耶曾聞過於幽絕或
有寅來驟去之患云既以青松為友麋鹿為群則安
得不如此也今者春宮冊禮已定大鑑又膺新命

此與尋常名旨不同前頭進退果出何道而同春草
廬諸丈皆將趁期登途耶今此 聖上虛席之待八
方同慶之儀似不可終有所孤矣如何如何侍生守
此丘壑擬沒餘齒自顧病狀形迹定計已審而頃者
左台副學及持叔諸公又以千萬不似之語陳於
筵席連有 除命而又有此講院兼官之 召狼狽
甚矣然自量已熟恐不得為復進計耳

別紙

侍生於此地得一小洞於紫芝山中頗有林壑幽靜
之趣洞中有兩澗交流侍生董構數間茅舍於其上

名之曰靜觀齋齋前有一大池池中有小島將欲於
島上縛立數椽名之曰涵一亭伏未知以此為齋亭
之號其義如何此地距侍生先塋一舍而近便於展
掃遂欲定居於此以為沒齒計前日大監曾有作記
以寄之教矣倘以靜觀或涵一之義成出一篇文字
惠寄後便則庶可朝夕奉玩少寓區區慕用之誠矣
向者大愚二字則曰大監之教已即改之耳呵呵

上宋尤齋 丁未

今歲朝家改頒之曆雖仍以時憲為名實用大統舊
法云前春大監所教 高皇帝所定曆法先天而天

不違者今果驗矣而侍生家上年襄禮時日得免差
誤深以為幸仍歎潘生術業亦非尋常術士之比耳
侍生於此竊嘗有疑晦於中者茲敢目此而仰質焉
章會統元之說固出於劉歆三統法而盧舜治所謂
積八十一章則其盈虛之餘盡而復始云者即如漢
之太初元年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四千六百十七歲
已盡都無絲髮餘分重新起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
連珠之第一日之義耶古曆於一章十九歲章末之
年置閏於十二月然則節氣有乖且與氣朔分齊至
朔同日之語不合未知此何故也無乃潛室此語只

以一章十九歲大段言之而章首初年以前餘分則
不為並論只舉其成數言置閏於十二月而其實並
計章首初年以前餘分則章末之閏當在於十月而
氣朔分齊自為至朔同日也耶書傳日月有九道圖
所謂陽曆陰曆之說出於漢惠終未能詳解而詩傳
十月之交小註所謂月一歲十三次經天二十六次
出入於黃道惟有兩次與日會通計一百七十三有
餘而有一交於此時方有食之語亦未能詳解此所
謂一百七十三有餘者槩以一年之日分而為二而
言耶抑有他義耶固知這箇事難說且非侍生今日

切問近思之問而適曰言端之及敢質平日所疑伏
望詳細下教祛此蒙蔽如何
天與日月相會度數及左右旋之說固已詳於詩書
大小註而朱夫子於十月之交註曰月二十九日有
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云陳氏普乃以
朱子此語為蓋出於未詳云朱夫子於此豈放過未
詳而如是立說也然一一推筭則果周於二十七日
奇復行九度一分奇四之一而與日會然則朱夫子
所謂二十九日一周而又逐及於日而與日會云者
果出於未詳耶抑又有他義於其間耶

年來 主辱之痛實丙丁後所未有雖在丘壑憤
慨欲死每誦亡兄曾上大監詩忠臣志士崩心痛
應在窮山絕海間之句未嘗不三復流涕伏想大
監亦或見記而愴感耳

亡兄墓道文字伏蒙大監即賜下諾亡兄平生心
事庶可以表揚於後豈但侍生銘鏤次骨抑亦亡
靈感篆於冥冥當俟從容構成狀草使孤姪委進
門下仰稟耳

上宋尤齋

向者目便屢上候書而一未承下復無乃盡為洪喬

否或得免浮沈而大監方有文字之戒不欲以書尺
煩於遠外而然耶朱夫子於黨綱方嚴之日雖阻入
都之書至於知舊門人往復講討則故自不廢伏想
今日大監之於侍生必不以此而闕其筆翰之餘於
丘壑中耳侍生董保病狀粗安義分而歎無明師疆
輔之益日就鹵莽蓋未知所以脫於小人之歸者歲
月如流甚可憂懼不知何時得遂摳衣之願從容於
函文之間以畢餘誨耶自聞 朝家將以漢掣人送
北之報獨坐窮山如醉如狂仰瞻 寧陵松栢遠望
華陽雲樹幾令人失聲而哭直欲溘然而無知清陰

老先生崩心之痛結為大病彷徨中谷血泣焦乾之
語真可謂寫出實際在侍生尚且如此伏想大監尤
何以為心耶不知所書不知所書闕然阻候倏已半
年而今歲又將窮矣只切馳慕而已餘忙不宣
侍生頃於秋夕往掃嘉陵先塋來時由木道下斗
津過石室而還寓路上得一絕南極浮槎海上來
紅雲一朵日邊開千秋大義無人識石室山前痛
哭回此時此事固不宜形諸詩句以煩人聽况非
欺真以此為詩也只寓胸中痛恨之意而已伏望
覽後勿煩於人也

上宋允齋 戊申

物格義侍生雖有淺妄之見而不敢自信尚不得唐
突立說仰復明問矣再昨伏承下教今始釋然益知
妄見之不至大悖矣此則從當以書更稟諸說可疑
處伏計

十月之交註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
日而與之會云云者固用正義古註疏右旋之說而
第其周天度數則左右旋一也以書傳左旋圖周天
行度推算則月行二十七日已行三百六十度分數
第二十八日又行五度餘始盡周天之數而又追及

於日二十九日乃與日會而正義古說則以為二十
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云朱子
於此必不放過而仍用此說陳氏普直以為朱子未
詳朱子於此豈有未詳而如此耶終似可疑伏乞更
賜明教

大學章句既曰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云而
春秋文公十四年左氏傳曰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
弱註子孟獻子年尚少文公十五年左氏傳曰孟獻
子愛之聞於國註獻子穀之子仲孫蔑襄公十九年
經書仲孫蔑卒則孟獻子之為仲孫蔑更無可疑而

仲孫蔑之於孔子時序已相遠豈又有師子思之理而亦豈有仲孫蔑孟獻子名與謚皆同之兩人耶以此言之玉溪說終似可疑亦望更賜明教設令或有仲孫蔑則豈可以此為証耶終似可疑此去小冊子名以太極問答者出於清陰老先生家而書首書以栗谷先生太極問答未知此果是先生所著真本耶亦乞下教

上宋尤齋

頃者伏蒙大監以易之用九用六之義下詢淺見而適當辭退時且因紛擾未得從容請疑迨今耿耿于

中伏想几杖入城必有應接無暇之煩而然念誨人不倦之盛德必不以講質所疑為罪謹因前日下詢之端并以他条仰稟

易之用九用六荆公之只以上一爻解之者固非也程子之只云六爻皆用九而泛以用九者處乾剛之道以陽居乾體純乎剛者也剛柔相濟為中而乃以純剛是過乎剛之義為傳而其解群龍无首之義者與朱子本義之意自別朱子本義用九用六之義用歐陽公之說歐陽公之意謂易道占其變三百八十四爻中九六變而七八不變故筮得九六則以其所

占者名爻不必謂六爻皆九六也凡占用九用六者
只用其變爻占而然七八亦未嘗不用但筮時七八
常多而九六常少多則以小為主故據其變爻占也
乾坤二卦是純陽純陰之卦而居諸卦之首故於此
發例本義所謂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是
也既云用九不用七則用之一字意尤明白試以占
法言之陰陽二純卦若是純七純八則固無所變直
就本卦所繫之辭占其吉凶六爻中若有一二爻變
者則占其變卦之辭六爻若純九純六則乾變為坤
坤變為乾而乾之變占不占於坤之辭而占於用九

之見群龍无首用九之見群龍无首即坤之牝馬之
貞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故也坤之變占不占於
乾之辭而占於用六之利永貞用六之利永貞即乾
之不言所利之義而不言所利者貞故也乾坤二純
卦既居諸卦之首而易道占其變故特於此發例而
其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不皆然云云歐陽
公與朱子之意只是如此耶抑或別有他義而侍生
蒙未解見耶朱子所謂用九蓋為卜筮言當如歐陽
公說方有情理云者恐不可易而參同契所謂二用
無爻位周流行六虛者亦似已得此意未知如何所

謂卦之本體元是六龍今變為陰頭面雖變渾身却只是龍只一似無頭底龍相似者亦據一卦中各爻而言非指一卦而言之之意耶

春王正月四字胡傳既用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語而云以夏時冠周月則更何敢容議於其間第朱夫子亦嘗疑之曰劈頭一箇王正月便說不去又答胡平一書反復詳論其可疑近者谿谷張相欲從陽明之說陽明本說在本集可考而知之未知其說或果有可取者耶權陽村入學園所謂橫者之說亦不過從胡傳之意而猶不分曉伏乞明誨

大學孟獻子則今日始得見李周謄示大監別紙疑子思之時別有獻子故王溪偶失照管遽為立說明儒又不勘証入於附註之教似得其實然未知王溪果據何書而有此語耳

答宋允齋

前日下詢大學格物物格之義以侍生蒙淺之見何敢妄有云云而然竊嘗以退陶先生以下諸賢之說反復詳究則栗谷先生所解洞見朱夫子之指意坦然明白平實無疑殆可與理氣非互發之訓同有功效於後學其著聖學輯要統說首篇大學八條目功效

處註文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之下先生分
註曰此句與下句對說故文勢如此其意則物理無
不到極處云耳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之下
又分註曰物格知至只是一事以物理言之則謂之
物格謂事物之理各詣其極也以吾心言之則謂之
知至謂吾心隨所詣而無不盡也經書辨疑沙溪先
生問于栗谷先生曰物格云者是物理到極處耶吾
之知到極處耶答曰物理到極處也若吾之知到極
處則是知至非物格也物格知至只是一事以物理
言之謂之物格以吾心言之謂之知至非二事也又

問物理元在極處豈必待人格物後乃到極處耶曰
此問固然譬如暗室中冊在架上衣在桁上箱在壁
下緣黑暗不能見物不可謂之冊衣箱在某處也及
人取燈而照見則方見冊衣箱各在其處分明然後
乃可謂之冊在架衣在桁箱在壁下矣理本在極處
非待格物始到極處也理非自解到極處吾之知有
明暗故理有至未至也輯要分註之意已極明白辨
疑中間答譬喻之語又極詳盡無復餘蘊而其下沙
溪先生所覆解者尤可謂毫髮無遺今以栗谷沙溪
兩先生之語推衍為說則庶不失朱夫子之意蓋人

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心雖主乎
一身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
物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理本無為用實
在心此吾夫子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而朱子釋
之以人外無道道外無人人心有覺道體無為者也
夫心之體具乎是理則固無一物之不在而惟於理
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故八條目之工夫曰致
知在格物其功效曰物格而后知至若假設而譬
之則以人心而格物理如人行路然四面八方之路
人雖不行其所窮之處本在於京師中十字街頭齊猶

之莊岳即今之鍾樓街乃一國中之路猶理也行猶
極處以理譬之則是至善之所在也格也京師中十字街頭之窮處猶物理之極處便是
沙溪先生所謂物理元在極處豈必待人格物後乃
到極處者也然既有此路而人不可行之則路自路人
自人路與人自不相交涉世無不可行之路路而人
不可行之則是無用之路也何得為路物理皆有極處
而人不格之則理自理心自心理與心亦不相交涉
物無不可格之理理而人不格之則是無用之理也
何得為理耶路有行之之理而人自不行則何時可
到京師中十字街頭之窮處物有格之之理而人自

不格則何時可使衆理各詣其極而吾之知隨所詣而無不盡乎四面八方之路皆到京師中十字街頭而窮人若行其路而漸進則皆可到其窮處其理本在於人而人自不行天下萬物之理各有至善之極人若格其理而漸盡則皆可詣其極處其理亦本在於心而人自不格辨疑所謂冊衣箱各在架上拊上壁下而緣黑暗不能見取燈而照見則方見冊衣箱之各在其處分明云者正謂此也其所謂取燈而照者即起脚跟行其路之意也其所謂方見冊衣箱各在其處分明者即行到京師中十字街頭窮處之意

也今夫人之於路心之於理苟能行之格之則路自到其窮處理自詣其極處是以格物工夫為學者最初下手處四面八方之人欲到京師中十字街頭之窮處則必自其家裡起脚跟出其門而行其路五里十里以至百千里而後乃到京師中十字街頭之窮處譬之格物致知則欲致其知者即欲到京師中十字街頭以窮其路之意也在格物者即欲到京師中十字街頭窮處則只在於起脚跟行其路之意也路是物之理而起脚跟行其路即以心而格其物之理也欲到京師中十字街頭之窮處則不可不起脚

跟行其路而起脚跟行其路則便可到京師中十字街頭之窮處欲知物理之極處則不可不以心格其理而以心格其理則便可知理之極處矣行隨其路之到窮處而止者即知隨其理之詣極處而至也以路言之則路曰人行到其窮處也以行言之則行隨路之到窮處而止也以理言之則理曰人格詣其極處也以知言之則知隨理之詣極處而至也此本是一事元非二事非如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兩件工夫之比故致知格物之間下一在字尤可見其只是一事元非二事也衆物之理次第呈露各詣其極而吾

心之知隨所詣而無不盡者此猶人之既已起脚跟尋向京師中十字街頭窮處之路而路至五里十里人之行亦隨而至五里十里以至百千里此則物理之譬而或有到五里十里而止者或有到百千里而止者或有到京師中十字街頭窮處而止者此路非自鮮到極處也人之行有遠近故路有窮未窮此果谷先生所謂理非自解到極處吾之知有明暗故理有至未至而後始到京師中十字街頭則其路便窮而人之行亦止蓋格物之格者以人心而窮物理之極者也物格之格者物理曰人之格而各詣其極也格物者猶言行其路也物格者猶言路到其窮處也知至者猶言之止也蓋路必可行行必以路理必可

格格必以理路而不行理而不格則其路與理有體
無用必也路必行行以路理必格格以理互與之相
須不可闕一然後可見路與理體用之全矣由其路
而行之隨其路所到之窮處而行即止路之於窮處
苟有一分所未到則不可謂之行之止曰其理而格
之隨其理所詣之極處而知自至理之於極處苟有
一毫所未詣則亦不可謂知之至路之窮者即物理
之詣其極也行之止者即人心之知之至也路到其
窮而行便止理詣其極而知便至路窮而行止理極
而知至者果只是一事元非二事此栗谷先生所謂

以物理言之則謂之物格謂事物之理各詣其極也
以吾心言之則謂之知至謂吾心隨所詣而無不盡
者也若夫聖人之心則初無氣稟物欲之所拘蔽物
我內外渾是一理故事物象理之極處本具於吾心
初不待格其物詣其極而知自至也此猶京師中十
字街頭之窮處本不外於方寸中初不待起脚跟行
其路而後始到其窮處也試以一事言之夫子見子
路之行行而便知其不得其死者何也子路之行行
而不得其死之理與夫子方寸中之理本是一理元
無間屬故夫子見其行行而便知其不得其死此所

謂物我無間。纔明彼即曉此者也。子路之行行不但
夫子見之，他人亦皆見之。而他人之心則其具衆理
之本體為氣稟物欲所拘蔽，其見之也不能以物我
之理合內外而為一。故雖見其行行而不惟不知其
為不得其死，亦不知其為行行。惟夫子之心則物我
內外渾是一理，故乍見其行行已知不得其死矣。然
夫子若只知其行行之為行行而猶未知其不得其
死則亦不可謂之知之至矣。此則譬如雖已入於宗
師中而猶未到十字街頭之窮處者也。此雖仍以夫
子為言而其
實只以學者之於致知也。其知有至未至之意。退溪
設譬而言而已。非謂夫子之知亦有至未至也。

先生以後諸賢之說或云：心到極處，或云：我到極處，
或云：物理之極處來到於心，此不知路之窮處是理
之詣其極而行之止者。是知之至之義。故也。其所謂
心到極處，我到極處者，猶言我到路之窮處也。政粟
谷先生所謂若吾之知到極處，則是知至非物格也。
其所謂物理之極處來到於心者，猶言路之窮處自
來於人也。皆於理有礙不可為物格。知至之義。今若
依粟谷沙溪兩先生之意，如上設譬而解之，則既無
我到路之窮處之失，又無路之窮處自來於人之失。
旨意明白，似不悖於朱夫子所謂事物之理各有以

詣其極而無餘之訓其釋物格曰物伊格而與意識
之釋為對者文勢語意及音釋俱極平順其下註文
物理之極處之吐亦云物理之極處伊無不到者亦
極分明未知栗谷沙溪兩先生之意果只如此而已
耶抑或別有它義而侍生蒙未解見妄有此乱道耶
伏乞大監必以一篇文字詳細開示以幸後學千萬
幸甚

退溪先生答鄭子中書中釋物格曰物伊格為隱云
云若如此釋之則誠不無理與我為二之嫌事事物
物之理即吾心所具之理而今曰物伊格則非與理

為二而何功效註極處吐若云伊則不可謂不涉工
夫着力也大槩八條目工夫註欲其極處吐則曰極
處伊經文功效物格之釋亦曰物伊而其下註文極
處之吐則曰當云極處伊而雖云極處伊亦無妨補
亡章無不到之吐則又言與向者之指極處而言者
意思微不同不用伊辭只用伊辭讀云云此時退溪
先生之意謂此物格之說只是說那事物之理之極
處伊無不到云爾而前後數處所釋及吐互相不同
其間語意雖多曲折而終未能洒然金大成老泉及
尹大成倬之物格註物理之極處吐皆曰伊者未知

其意果如栗谷先生之見而晦齋先生之工夫功效註兩極處之吐必欲皆曰厓而其所謂心到極處我到極處云者果亦皆不失先生之本意否也然退溪先生所謂窮到極處固心也我也然說者心到我到便有病只當云窮到極處可也云者亦未知如何也退溪先生後與竒高峯書曰云云未知高峯之說亦果如栗谷先生之見耶只謂理有動靜理能自到其極處云而退溪先生之答如此耶高峯所考出朱先生語及理到處三四條云者未知是朱子某某語耶理有動靜云者只以理之體用言也非謂無氣之理

自能運用也其本體固無情意造作計度而既有此理則必有其用故以其體用而言動靜也今若以理譬路則路之本體亦豈有情意造作計度也然以理與路體用而言之則既有其理人必格之人若不格則雖有其理豈不為無用之理既有此路人必行之人若不行則雖有此路豈不為無用之路乎是以無情意造作計度不能自解運用者即理與路之體也人苟格之則理自詣其極處人苟行之則路自到其窮處者即理與路之用也先生本書中雖有體用說而語意微與此不同而曰先尋箇理之所以能自到

者如何理之用雖不外乎人心而其所以為用之妙
寔是理之發見者隨人心所至而無所不到無所不
盡但吾之格物有未至不患理不能自到也然則方
其言格物也則固是言我窮至物理之極處及其物
格也則豈不可謂物理之極處隨吾所窮而無不到
乎是知無情意造作者此理本然之體也隨遇發見
而無不到者此理至神之用也向者但有見於本體
之無為而不知妙用之能顯行殆若認為死物其去
道不亦遠乎云云其所謂隨人心所至而無所不到
無所不盡但吾之格物有未至不患理不能自到也

然則方其言格物也則固是言我窮至物理之極處
及其物格也則豈不可謂物理之極處隨吾所窮而
無不到云者蓋與栗谷先生所解似不和遠而然既
曰先尋箇理之所以能自到者如何又曰不患理不
能自到又曰隨遇發見而無不到者此理至神之用
也又曰不知妙用之能顯行殆若認為死物以此數
語見之則有若物理因人之格而自能運用到其極
處也終不若栗谷先生所謂理非自解到極處吾之
知有明暗故理有至未至也及物格知至只是一事
以物理言之則謂之物格謂事物之理各詣其極也

以吾心言之則謂之知又謂吾心隨所詣而無不盡也者之坦然明白平實無疑况隨遇發見而無不到者此理至神之用云者尤未知先生之意果如何也鄭愚伏請客客來譬喻之也沙溪先生攻破已盡而若以物理為客與吾心初不相涉必請之而後始來吾心云則未知以心之本體具衆理之理謂何理耶浦渚趙相國荅朴潛治書中權晚晦所謂物格謂物理來到於吾心云者即退溪先生荅鄭子中書所謂物理之極處自無不到於吾心者也朴潛治所謂於物格也云者即退溪先生書中所釋物厓格之意也

而曰此又謂格物物格只是一事下一節非功效後一節與前節皆是一意云者未知何謂也致知格物則可謂只是一事物格知至亦可謂只是一事而豈可以格物物格亦謂之一事耶其所謂物格非效驗知至以下乃效驗云者尤未知其何謂也此則浦渚趙相國辨之已明而浦渚趙相國所解物格者物理為吾所格也當釋物格曰物乃格物理無自至其極之理其格也乃人之格也所謂物乃格云者非是謂物自格也乃被人格之謂也事物之理詣其極云者其辭意亦未免少踈人苟淺者亦或難解物理豈有

自到其極之理乎蓋謂人之窮究物理詣其極云爾
所謂物格者實謂此也然其不下人窮究之語蓋以
其理易知雖不言之人自解見也然則非本踈也自
後人不能解見者言之為踈云云者亦直以物之極
處為被人格之意而已非謂理曰人之格而各詣其
極各詣其極者即是物格而隨其理所詣之極而心
無不盡者便是知至之義者也未知諸說得失果或
有如此者耶抑各別有奧義而侍生不能解見安有
此云云耶伏乞詳細批誨祛此蒙蔽之感如何
曾見薛文清讀書錄解物格知至曰物格是逐物

逐事上窮至其理知至是萬物萬事上心通其理
格物猶是物各為一理知至則知萬物為一理云
云其後代藩朱俊柵為致良知之學亦著讀書錄
解物格曰似物來歸格之狀以來格訓之亦可云
云而此兩解皆不出退溪先生以下諸說所論故
茲不別議其得失耳 本朝再思堂李公電嘗著
格物物格說而今不傳不知佔畢門中所傳授者
果如何否耳

前稟月行周天度數及太極問答兩條謹已聞命
矣恭竢更教易之二用春秋之王正兩條伏想已

賜批誨否

侍生於平日常文字義理上疑晦山積其欲仰質於門下者豈止此數條而已也嘗見朱夫子之於知舊門人必勸以講質問難而未嘗以頻有所稟為罪侍生妄恃此義屢以葛藤仰溷記府之嚴雖蒙恕察不勝惶恐之至

答宋允齋

下示毋怕之教雖此悲疚憂惱之時亦不覺一笑也第今日大監之更入天門者實關天下大義不可與山林之士偶被網羅而出者比而同之寧有林間呵

呵之鳥乎至若侍生則雖欲妄擬於林間之鳥有就掩巢巢之舉其柰兩翮已摧將死哀鳴決難更飛何尤可一笑既承前言之戲以此仰對欠敬惶恐

別紙

平康建國西方之語既載於使臣日錄永曆定都廣省之報又出於釜山問答皇家興復之勢並起西南天下事從可知矣大監於此時若欲飄然於丹崖碧水之間則其何以上副聖明之隆眷先王之殊遇亦何以下答八方忠臣義士之望乎倘只以物格等說漸次歸一謂不虛行則非侍生之所敢聞也

疾病垂死中不勝感慨之懷略此仰布

上宋尤齋 已酉

固知大監感 兩朝之殊遇為宗社生靈計雖不免
暫滯於朝而若其雅志未嘗一日不在於丹崖碧水
之間矣今果不俟終日浩然而歸復領華陽泉石逍
遙快適於物外烟霞寧復致意於斯世而其奈 聖
朝何其奈蒼生何吾儒行道之難自古如此雖以朱
夫子之大賢亦且三出而皆有所遭則今何獨不然
取可大恨者 聖心開發善端鵠然治化之成指日
可待而事忽大謬景象至此政如春陽新布萬品將

蘇而忽遇嚴霜暴雪生意索莫者然莫非天也奈何
奈何侍生病狀比之向時雖似有一分之減尚未入
蘇復之境私悶私悶新授息資屢次陳疏懇乞還収
而終未蒙允許晏然虛受竟不一謝揆以分義尤極
惶恐茲欲於前頭温幸時忍死上去肅謝軍職仍叅
祇送之班而還未知其時病勢果可登途否也曾伏
見考亭夫子與退陶先生於知舊門人質疑問難雖
極淺陋亦必諄諄開示誨之不倦其獎勵後學之意
至矣侍生於向者不揆僭妄敢曰下詢之端屢呈問
目矣伏乞於靜裡一一批教以祛茅塞千萬至仰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九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九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the main frame.

